

評
韓非子
全書

評

韓非子全書

三四

35
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〇	七	六	三四	子部類
冊	號	架	函	
				和書門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三

東周
宗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五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亡徵舊刊有第十五字。

原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國言君家言大夫。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簡法禁而務謀慮。簡猶棄也。簡易法禁則姦不止。務謀慮則詐偽徼幸。荒封內而恃

交援者。荒封內則不富。恃交援則無備。可亡也。群臣為學。門子好辯。門子君之

左右。山璠曰。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嫡子也。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注。卿之適子也。商

賈外積。外積。謂商賈富也。末利故曰外也。讀商賈。小民內

困者可亡也。內困。作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尾

陽曰。器下。罷露百姓。秦策。作罷路。高注。路猶贏也。孟子。是

陳深曰。前排後總體法甚奇。

以可亡字揭揭連下。句法可玩。

罷露百姓以招怨。叛春秋梁亡。

可鑑也

心無所守者多
為方術所蠱惑
如秦皇漢武而
為方士所欺可嘆
也求神仙信佛
陀皆與下用時
日好祭祀一樣
人物而已

不周於法不求

秋作罷潞露路
潞古字通用
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翼云煎沸靡損謂奢
侈也財用之費如釜

鬻之煎沸靡爛也
讀靡糜通增外儲
左上也罷苦百姓煎
靡財貨備內篇水煎
沸五蠹篇聚沸靡之
財秦策靡其財注

集酌靡糜同壞也
楚辭精瓊靡以為糧
注靡屑也墨子輟
民之事靡民之財
荀子靡弊注靡盡也
或曰靡讀為靡靡

散也答客難至則
靡耳注說文曰用時
日方云用占事鬼
靡爛也亡皮切靡與
糜古字通

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衆殺呂氏春秋
今世

尚卜筮禱祠不以
衆言參驗舊刊作聽
以爵聽其言即與爵
也舊

故疾病愈來評一本
言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亡也增言出入皆
由一人

兼聽之失也官職
可以重求重人也爵
祿可以貨得者可

亡也緩心而無成
柔茹而寡斷讀茹亦
柔也大雅柔則好

惡無決而無所定
立者可亡也饗貪而
無厭近利而好得

者可亡也漢書禮樂
志集注貪甚曰饗饜
足喜淫刑而不

其用不顧其功
其王在替法

周於法舊刊脫刑字
讀周詳密也增周合
好辯說而不求

其用濫於文麗文章
麗詞濫滂溢也而不
顧其功者可亡也淺
薄而

易見漏泄而無藏
不能周密而通群臣
之語者可亡也翼

通猶漏也敵國易用
間言人主若聞甲語
泄之狼剛而不

和狼一作復諫而好
勝不顧社稷而輕為
自信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簡近隣簡
易也怙強大之救而
侮所迫之國者隣

可亡也羈旅僑士謂
外國說客杜預曰羈
寄重帑在外帑

子重帑財上間謀計
左傳諸侯釋位以間
資之重者王政注間
猶與也下與民事者
可

亡也民信其相下不
能其上浦坂園曰能
下脫戴字晉語

好也新序吾兩君之
不相能也主愛信之
而弗能廢者可

亡也境內之傑不事
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

輕為自信人君
大病可慎可戒

相之得民信者
豈可一切廢棄

之乎其公平忠
良而得民心者
千古不鮮豈
可一切廢棄之

平

賤家鷄貴野鶩者何獨文士騷人之憂而已乎

亦天下通患

以名問舉錯舉而錯百官之列也。不可以為一事。問。聞通。名。聞。謂。白。望。也。言。以。一。時。名。聞。用。捨。百。官。

羈旅起貴起。超。誤。今。按。起。家。之。起。以陵故常者舊。臣。可。亡。也。輕。其。適。正。

庶子稱衡翼。曰。嫡。庶。輕。重。鈞。如。衡。平。與。適。子。相。抗。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言。死。

也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大。心。猶。放。膽。也。出。荀。子。不。苟。篇。韓。詩。角。弓。傳。國亂而自

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易。輕。也。可亡也國小而不

處卑力少而不畏疆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

也太子已置而娶於疆敵以為后妻增。后。妻。妻。也。內。儲。下。驪。姬。貴。擬。於。后。妻。

則太子危而是通。而。如。則群臣易慮者易。變。也。翼。本。壘。四。字。可亡

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言。雖。見。幾。而。不。果。也。知有可斷舊。刊。有。下。

而行謂字與以通翼。云。一。無。謂。字。○。可。斷。而。不。斷。必。失。時。外。儲。說。云。斷。敢。行。大。事。而弗敢行者可亡

也兵。志。所。謂。可。斷。而。不。斷。者。反。受。其。禍。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君。猶。左。傳。出。公。輒。也。讀。謂。君。

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太。子。為。質。於。外。國。君。以。他。子。為。儲。子。如是則國携携。或。也。

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狎其身狎。親。昵。也。狎。上。脫。而。字。刑戮小民

而逆其使虐。使。之。也。懷怒思耻思。恐。忍。字。翼。云。淵。鑑。類。函。怒。作。怨。增。云。言。使。民。懷。怨。思。耻。君。專。

習忸無習。忸。無。專。當。作。尋。亦。重。也。言。藏。怒。懸。罪。却。悛。心。也。而專習則賊生近。其。人。則。必。有。殺。篡。之。禍。如。信。長。

於明智光。秀。是。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讀。謂。大。臣。爭。權。父兄衆疆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愛。玩。弄。臣。

也鳳。卿。曰。非。排。之。誤。正。字。通。排。心。不。然。而。數。行。而。口。不。能。言。也。六。書。故。惋。駭。悵。也。

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

者可亡也好以智驕法驕。矯。通。舊。刊。作。矯。曲。也。時以私雜公法禁變

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固。險。固。舊。刊。地。無。倒。置。城郭惡廉。惡。無。

亦有不必然者唯國人離携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賊生亦可懼

常套

數下字不可輕輕者過也

畜積畜一作蓄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

不壽主數即位翼云列子云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注種姓也史記禮書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正義

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山璠曰待特誤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

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奮具者如此則可亡也孽編而

心急偏編而心急輕疾云云惰忿輕疾而易動發心惰忿

多怒而好用兵怒一作怨簡本教而輕戰攻者簡猶棄也可亡也貴

人相妬舊刊貴人作貴臣大臣隆盛外籍敵國內困百姓翼云籍借通國

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仇匹敵也後漢書表紹傳注引太作

也翼云忠直之士者貴可亡

也翼云忠直之士者貴可亡

也翼云忠直之士者貴可亡

史弱亦非可憂之甚乎

官吏弱而人民傑傑然通舊刊作桀桀黠也漢書匈奴有桀心如此則國

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懸臯不即誅也讀云懸舉

示之也難四明君不懸怒懸懸久也大學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使群臣陰憎而愈

憂懼而久未可知者言使群臣疑懼可亡也出軍命將太

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如唐藩鎮是也可

亡也后妻淫亂魯桓公夫人姜氏之類主母畜穢如宣太后幸嫪毐也外內混

通男女無別方云周禮官正云辨內外而時禁注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是謂兩主

兩王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

輕而典謁重典謁納言之官戰國時謁者職重增外嬖行請謁者疑如此則內外乖

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壅塞主斷而重擅

國者壅塞主明之人也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世猶家也增云

常患

世之好談政態者亦或有不法無術之徒

紕音黜言功臣之家被黜退也翼云鄉曲之善舉官職之
 馬疑當作幕聲之誤也紕一作榮非鄉曲之善舉官職之
 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止戶
 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
 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
 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
 利而聽主母之令孝經云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又云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女子用國女謂此庶人之孝也刑餘用事者官者也秦趙高類
 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
 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當作新與故人對大學以音轉訛或以為誣非
 不肖用事或云事恐衍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
 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

可亡者四十有四平頭列來忽以亡徵者三字轉承去筆鋒精銳文勢活動自是千古名論

以風雨字結亦孟軻所謂為湯武驅民者之意也語反意一為人君者宜反顧自省

養大修大音太而人主勿禁勿舊作弗是豈有大異則臣心無窮言不知足
 也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讀同里暴敖
 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
 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疆弱相
 踦者也讀踦音奇也謂不兩立也戰國策云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注角一俯一仰曰踦言有一重方云凡从奇之屬有偏昂偏低之意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
 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
 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翼云君下其兼天下不
 難矣言能服行法術者天下無敵也呂子長發篇議論與此同

三守舊刊有第十六字

原注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

短刀直入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

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增舉

南面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譽人及當途用事能人皆指貴重之臣。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

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下。適近習能人之心

而乃上以聞人主。增言陳言者必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

二十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

利也。言必因左右之言而黜陟。讚言人主雖愛。待譽而後

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罪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

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傅柄移藉

藉作籍為是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

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二。有明劫

忠直日疏是失守之一

重在左右是失守之一

如是者侵是失守之一

顧上以收又說三劫與上

文異句法此錯綜繁爛處

或曰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

當作朋劫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

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

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

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

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道一作通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

寵擅權矯外以勝內矯外詐外臣也勝內勝宮內也險言禍福得失之形

讀險言危言也翼云險危也猶言痛言也管子亡臣亡士

二云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注痛甚極之辭漢書劉向傳集

日諛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

與主分其禍而功成一作成功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

張榜曰情態畢肖

以二則字合并
守劫文法整齊

見信也。舊刊。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謂獄也。至於守信作言缺畫。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下者止一作止塞。

備內舊刊有第十七字。

原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辭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鳳卿曰。悖理之說。獲之憤惋之餘。譬之針心警眼。患輕害重。骨肉嫌疑。則終至相殘。綿絕之際。每輒有之。敦倫之基。作備于此。嗟。獲罪鄒魯莫大於此。簡在讀者。黃東發亦嘗為言。

先揭患主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處一作虛。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

引故事以明之

一句收束含蓄無限

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其妻以成其私。其舊刊作於。故優施傳麗姬。讀傳訓傳之傳。翼云。優施。晉獻公佻優。名施。麗姬。獻公伐麗戎所得之女也。申生。獻公太子也。奚齊。麗姬之子也。優施教。麗姬讒申生事。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

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為太子者。適下舊刊有子字。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增。留侯世家。母愛者。子抱好抱叶。然則其為之反也。

讀謂就語之意。說其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捨也。惡釋叶。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解懈通。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

衰美。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子疑不為主。舊刊作而子疑。

長句法

心之無邪利之誤人實發此言也是以聖人設禮義以制其心以全人倫其功至矣其意密矣

不為後子疑倒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適有間此而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

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檀萬乘不疑秦宣太后寵嫪毐毒則此配毒扼味之所以用

也原注扼味謂暗中絞縊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讀桃左春秋未詳舊

作桃疾死不能處半言橫死過半王維禎曰此雖以疾死也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人主那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

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為去聲醫善吮人之傷傷疑含人之

血非骨肉之親也非下恐脫有字上文可例推利所加也利下有之字故輿

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

人仁而匠人賊也孟子公孫丑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

也慎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

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

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

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方云一無以字加上有重字言宜故

日月暈圍於外翼云暈日月旁氣史記天官書云日旁雲氣人主象其賊在內備其

所憎禍在所愛讀四句謂內外愛憎之相反增楊升庵外集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

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或曰日或月暈於外其賊在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是故明

主不舉不參之事舊刊明主作明王言不食非常之食遠

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舊刊作內外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

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一柄篇云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當

得陳言而不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原舊注眾

又一喻

參伍之効

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當作偷行。偷苟且也。行賜也。飾邪云。主過予則人偷。幸。幸。僥。倖之倖。殺必當罪。有罪不赦。舊刊脫有罪二字。則姦邪無所容。其

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起則復除重。增謂得復

除民者威重矣。詭使篇。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復除重則貴

人富。苦民以富貴人。使貴重之人富。起勢以藉人臣。原舊注。藉假借也。非

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

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

矣。然而金鬲間之。鬲郎的切。說文鼎屬。爾雅鼎數。足謂之鬲。釋名。鬲塞也。管上下使氣與穀不相

亂也。王篇鼎足曲。舊刊作鬻。詩傳鬻。金屬釋文音尋。方言鬻。關東或謂之鬻。俗鬻。鬻為鬻。水煎沸竭盡

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以下文例

喻言明了。喻正不勝邪也。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舊刊未作然守

徭役云云反上文以詳之

喻言明了

法之臣。守專誤。為金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評林迂

已字屬下讀。讀言獨明於人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

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趙世楷本作枉法。以成大姦者。

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據舊刊。刑罰

之所以誅。常於卑賤。翼云。刑罰不上極於大臣當塗。而大率在於卑賤之人矣。是以

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

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翼云。凡利害之事。隨見聞。私相通也。以候主隙。人主

掩蔽。無道得聞。道由也。翼云。道從也。無由上聞。已過下聞。下情也。有主名而無實。

似倒。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

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孫鑛曰。燕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近始益得

之此也。

亦千古同弊

佳結

南面舊刊有第十八字

原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翼云。南面者人君之位也。賞罰者人君之柄也。此篇言人主當在其位而握其柄矣。

先揭過基與上篇同一法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已既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以他臣為之監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於其所

不任者。為監者今所與備人者。謂所不任者尾宜且曩之

所備也。曩下一有昔字謂所任者言其所不任者今反制於主猶曩之所任也人主不能明

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道由也舊人主

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

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非誹古字通增荀子輕非譽而恬失民焦氏筆集云秦族

訓輕誹譽以導之齊俗訓。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

任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言臣非假於忠

信無令君不禁已所為也。注簡難解原舊注偽。三者情主

壞法之資也。壞人主使人臣雖有知能不得背

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

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一

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易言言

上壅於言者異言事當逆讀方云事固不易為也。然今易

言之。以黨與為已資物云。索求也。索資求助也。增資即

上所言之。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讀誘見誘也鳳卿曰正字

三者也。王已出因赦貫高。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袁盎傳諸

公聞之皆多。後漢書馮累傳。諸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脫於事誘

於事者困於患。脫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

又揭二項

誘於事者皆必不知不識陷其

術中豈可不恐懼戒慎乎

不信夫不信者有罪舊刊無夫字。罪下有事字。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

敢飾言以懼主主道者使管下二一字。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

言不復於前皇侃論語疏復猶險也。翼云其言不合也。事雖有功

必伏其罪謂之任下應篇首在臣。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

也恐其事見誹議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其事者如事者也原注此言

姦臣之用心如人主藏是言藏中心也。不更聽群臣群臣畏

是言設言見以為妒。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翼云誇於事者

二分君威勢者讀二勢者指上人主羣臣一句此勢之所必至故云誤。則忠臣不聽而譽臣

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

人臣知舊刊作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猶首辨尾也。

無參驗者舊刊參作所。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唐如

警句

揭言不言一責

關播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

實使不虛言克明云臣下宜補知字言者一字。不言者必

問其取舍以為之資資資給言人臣雖不言君必上問其所取舍則足以品其人。則人臣

莫敢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

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

害反知此者一作如非是。任理去欲原脫此四字今據舊刊補。舉事有道計

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得利多故。惑主不然計其入計其出

論見王制。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凶如是者功

小而害大矣後世開金銀墻推費諸物類皆是。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

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

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暗於治術者。必曰無變古母

有以言飾之者有以不言飾之者非明主則必為其所誘

治字是眼

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不聽猶不問也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止

之訛言變有益於治則不必不變變有害於治則必不變也故趙武靈王曰知學之人能與間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

化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則

句法

變雖常法不可變則不變也伊尹母變殷言因夏弊法大公母變周言因殷弊法也

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變齊舊刊變齊之變作易郭偃母變晉舊刊作更

晉郭偃狐偃也晉語注卜偃呂氏春秋作卻偃墨子作高偃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

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變也難畏阻意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之心者恣姦之行也言裁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懲恣姦民必嚴舊法

之汚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不更張也是治

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讀明嚴二字故雖拂

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父重盾而豫戒也

結局有九

人主云云至末削去之者當

治字是眼

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不聽猶不問也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止

之訛。言變有益於治。則不必不變。變有害於治。則必不變也。故趙武靈王曰。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

化。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

句法

變。雖常法不可。伊尹母變殷。言因夏弊法。大公母變周。言因殷弊法也。

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變齊舊刊。變齊之變作易。郭偃母變晉舊刊。作更

晉。郭偃狐偃也。晉語注。卜偃。呂氏春秋作卻偃。墨子作高偃。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

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變也。難。畏阻意。晉語注。安猶善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之心者。恣姦之行也。言裁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懲姦民。必嚴舊法。

結局有力

之汚。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因循至亂。上懦而不能更。不更。張也。是治

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讀。明嚴二字。法家所尚。故雖拂

人主云云至篇末削去之者當

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

矣

讀。言其說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鐵及重盾。以豫備於民。柱內如此。柱外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

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衆。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增。墨子多

用說在字。并子章云。此一段內外儲說脫簡。恐近是。內外商君書。古有此篇名。說在以下。至篇尾。不與上文連續。為

錯簡無疑矣。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恐官字。謂官中衛士也。增。左傳。秦

伯送衛於晉。二千人。實紀綱之僕。豈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語。桓公

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注。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不巾

不蓋。又引此文。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費

而失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諂。而輒小變。而失長便。讀。輒。警也。按。正

字通。不載輒字。舊刊。評注。一作輒。輒也。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

故鄭人不能歸。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

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其餘並未考。

飾邪舊刊有第十九字

原注。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

孫鑑云。章法絕精峭。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增。鑿龜者即鑽龜也。而以攻燕者趙也。

先揭其國次舉其人。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批點字句。無功而社稷危。增。劇辛趙人。燕昭王時入于燕。世家。下同。無功而社稷危。燕王喜十三年使劇辛將伐趙。趙使

龐煖擊之。取燕。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方云。鄒衍齊軍二萬殺劇辛。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人適燕為昭

王師。國道絕事未聞。封禪書。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莫能通。然則阿諛怪迂。苟合

之徒。自此興。不可。趙代先得意於燕。行方云。趙并代。故曰勝數。故曰國道絕。趙代。或曰趙代。趙臣

名。一本作氏。是。增。趙併代。後得意於齊。增。趙襄王四年。龐地。故云。得意於齊。今不取。後得意於齊。煖將趙楚魏燕之

趙龜神而燕龜欺語已奇警理

銳師攻秦。秦不拔。國亂飾高。讀。言飾其崇高之勢也。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

亦精緻。再拓鑿龜數筮字兆曰大吉字

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舊刊。逆作道。一作襲。增。晉語。程人逆秦。齊策。專志。一力以逆秦。鮑注。逆。謂拒之道。秦道。兆曰

猶迎也。言將迎秦師戰也。山崎周云。今按作逆是。兆曰大吉始攻大梁。大梁魏都。增。恐有誤。翼云。將劫燕。先攻魏

其虛也。而秦出上黨矣。改韓地。兵至釐而六城拔矣。翼云。燕也。至燕釐。趙六至陽城。陽城。秦拔鄴矣。龐援。增。趙將。掄兵

而南。增。說文。掄。引也。則彰盡矣。彰一作鄣。翼云。鄣非地名。二鄣。索隱曰。鄣。堡城是也。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燕策。使燕攻陽城及狸。鮑注。燕地。吳注。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太事記引正義云。燕

無狸陽。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圓云。釐。本齊地。魏策。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正義不

考策文。而改字。吳氏亦不知此書作釐。徐廣注。史記云。學者安可不博觀乎。信矣。彰。恐漳字誤。燕秦曰。趙南有河漳。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蓋漳水之外。盡入于秦也。或云。鄴已拔。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日

又用秦龜神而趙龜欺字妙以上一段

信時日王相亦一弊

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避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

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悼襄九年秦拔閼與鄴九城是歲王卒故云不得意又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

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豐隆星名春秋緯曰豐隆大陰者蒼龍之舍也五帝

車也又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

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讀雷神也其以方位言者未詳增思玄賦注雷公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

今諸家之說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圓謂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五行讀

出以將其雨注雷也則非始於思玄也並失考五行讀

與王相連者增水火金木填星也說死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漢李尋傳五星者五行之精天文志五星之合于五行

行太乙讀即帝坐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太帝坐太乙之

精也或曰太乙恐天一誤迂評太乙作太一准王相四書

南天文訓太微太乙之庭也注太乙天神也王相衍明

云旺者為主相者輔之蔡氏曰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饒雙峯曰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旺而

生丙丁火便是王字相王之次也全到這攝提讀天官書裏衷所以孤按此言方春不可擊東方也攝提大角者天

王帝廷其兩方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六神劉向九歎訊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也六神九魁與六神

王注六宗神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

五括當作五橫五橫即天橫齊甘德曰天橫五星在五車中黃帝曰月犯五橫中中貴人有喪大將軍道絕東

方朔曰月犯五橫兵起天下有大亂易政貴人死公連曰填星太白守入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秋緯曰咸池天

橫五帝東舍一名橫龍一名五橫一名天津按橫齊潢之誤讀五括疑天括增括矢末五括豈天弧耶天河甘

德曰天河一星在天高西近天街東天河察近鈐尉曲陽主河江之紀也甘氏曰天河不見經一歲河水多出天下

無道橋君不養百姓臣強君弱河神害其國紫辨曰天河光暉逮旁星冒經天子有德水泉自出宮中大赦黃帝曰天河登衛不明三公誅女黨期一年公連曰天河赤兵黑水君臣爭境不出二年長弘曰客星犯天河下賤迫君堂增天官書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索隱曰朱均曰兩河六星知逆邪也又按恐天阿天文訓四守天阿又云天阿者群殷槍舊刊作槍讀天官書歲星其失次神之闕也注星名殷槍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括長

四丈末允退而西南。二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增。天官書。天槍為兵亂之祥。非吉星也。按。殷槍以色言。當讀為朱。殷之殷。天官書。天槍色赤而有角。其國冒色赤黃而沉。所居野穰。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增。非字恐。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物本作缺。讀。缺。缺同。有。衍。下同。也。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注。天門也。又思玄賦。列缺擘其照夜。注。列缺。電也。鳳卿曰。天缺星名。弧逆。讀。官書。正義。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既。有。嚮。背。則。當。有。逆。順。故。云。邪。鳳。卿。曰。逆。指。誤。天。文。錄。弧。星。一。名。弧。指。刑。星。讀。太。熒。惑。子。必。視。熒。惑。所。在。奎。讀。天。官。書。奎。曰。台。原。注。白。也。星。西。向。而。敗。讀。台。蓋。謂。三。台。非。凶。星。疑。增。天。官。書。二。台。色。不。和。為。凶。戾。漢。興。言。星。者。甘。石。諸。家。與。天。官。天。文。間。有。不。合。則。戰。國。時。星。名。候。法。必。有。大。數。年。在。東。也。方。云。天。缺。以。與。後。世。異。者。淺。學。所。未。考。究。焉。數。年。在。東。也。下。所。在。固。負。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信。齊。云。足。下。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利。於。右。戰。背。鄉。亦。然。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陳。深。云。至。此。始。說。出。本。意。方。加。事。於。明。法。云。言。天。官。時。日。不。如。入。事。也。

故曰云云并龜筮結之古多此法以上二段以親民明法字立綱

方云親民明法皆人事也。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增。亡字句。正是指擊。語命者。處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勢。是。并子章云。未詳。或云。人之性也。四字衍。阪云。亡字句。治彊者。王古之道也。趙王句踐恃大明之龜。明一作朋。大明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於吳。身臣謂身與臣也。舊刊作官。增。雜記。與臣不成語。山崎周云。喻老篇。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日。越王入官於吳。可以徵矣。故下脫。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日字。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增。史景公二十二年。曹倍宋。又倍晉。宋越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荆恃吳可疑。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增。左傳定六年。鄭滅許。因楚敗也。哀元年。

特字逐段愈重揭龜字

疊用特字

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增。左傳定六年。鄭滅許。因楚敗也。哀元年。

不恃可恃而恃其不可恃者猶不求求在我者而立身與保邦奚異乎

許男從楚子圍蔡杜注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吳師道許復見者蓋楚封之

十一年魏韓趙敗而韓滅鄭鮑彪曰鄭君乙丑一年韓哀楚師于大梁榆關

恃秦而輕晉秦饑而死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

魏策昔者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氏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而輕韓魏伐榆關而

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秦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蓋策士之談

故與史傳多違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秦魏當作鬼神本誤

轉為秦魏耳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增言喪地或云小削誤亡甚誤故

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方云不見其利害荆為攻魏而加

兵許鄆增魏世家索隱穎川有許鄆二縣齊攻任扈而削魏增按任故國黃帝後扈地

魏志在扶風迂評削字句或云削魏下脫一增鄭韓也下云韓互文韓世家索隱紀年魏武侯廿一年韓滅鄭明年晉桓公邑韓哀侯于鄭因改號曰鄭故國策

不足以待鄭

明法禁是其可恃者

富強國不在大與衆

地非其地民非其民奇警

上有過予之弊

下有徒取之失

字宙滔滔而皆自以為非過而徒者也噫

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按此段事不知在何年蓋魏攻韓而齊楚伐魏以救韓也鄭當時韓都也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

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

雖寡彊賞罰無度國雖大大下恐有脫字或曰兵恐弱詭屬上又下文有國雖大必危句

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

三代不能以彊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增言無功而取也

合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翼云舍今日之實事而道往古之陳跡舊刑無

以字古作君物本古下有君字以下恐脫為字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

願一本作顯是願間恐脫以今之人四字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

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舊刑臣作人非臣徒取則

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讀怨也財匱而民望則

小知小忠可憎
可懼

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十過篇戰而之其友十過篇無其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十過篇奉卮酒作也。子反曰：去之。十過篇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折酒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也曰：今日之戰寡人日親傷，六年左傳晉呂錡射其王中目，王召養出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強以一矢復命。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十過篇又是亡荆國之社稷。亡忘而不恤。

奇句法

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方云罷師去之十而斬子反以為大戮。與十過篇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原舊刊端故也方云十過篇無曰字端惡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按自荆秦云云至小忠大忠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原注言明法度也辟亦法也方云辟刑法也縣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疆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按從大之從

兵人衆兵彊辟地齊燕辟關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

矣讀云國法見慢而用法者衰弱也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斷者論

從其下之反方云官斷管子問篇云問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替也何待是也言奉法者審官都之常斷之時東

縣齊國樂毅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及奉法已

亡增奉法指君而言鳳卿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

言以毀譽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故一作語按文勢作

徵其辭也非自明法者彊慢法者弱彊弱如是其明矣而世

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原注飢謂歲餓飢餓字有

耳輕重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

於智能翼云篇名取於此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

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至是始揭飾字

妄字千古弊根

君子宜慎之

按吏謂
殺也舜
殺之即
極飾羽
山是也

束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夏本紀注先令有

功而舜殺之翼云舜殺事傳記所未見禹朝諸侯舊州有之會稽之上

防風之君新刊創之君二字韋昭曰防風汪氏後至而

禹斬之韋昭曰違命後至故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原注先

皆非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原注如令者法也鳳卿曰如順也翼云白家類纂必作先○左

宜十二年傳云有律故鏡執清而無事以下文例之美惡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群書治要云申子曰鏡設精無

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無事無爲皆同義不督於彼之意夫搖鏡則不得爲

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

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知能明通有以則行言兼

也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單道言一條徑路而已不可

美惡不能妄飾
輕重不能妄飾
法立則姦邪不
能妄飾

又括管字

流弊

傳於人。方云。智能可獨之道而衆人不能襲也。言凡智能與用則治道止矣。夫政者常有而智能明通之人不常有。以不常有之人欲為常有之政。則國治者少矣。故曰。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道法萬全。智能多失。方云。單盡也。或云。單獨也。愚賢不肖。莫不成能焉。故曰。萬全。○智能欲知難知。欲任難任。皆意度。故常多敗事。夫懸衡而知平。

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飭於道之故。讀。故事也。謂法術。孟子注。迹也。飭。飾。通用。即上文飾於智能之飾。或訓為戒。非。按。於道間脫法知二字。故佚而有功。

釋規而任功。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亂主使民飭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

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上下字似當易位。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以上位民人為黨。

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舊刊。有則字。有功者愈

少。姦臣愈進。而材臣材。才。古通用。趙策。張孟談曰。夫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退。則主

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原注。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

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

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

賢佐之所以侵也。一作侵。鳳卿曰。便字。誤。侵為彼所侵也。故人臣當作人主。稱伊

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姦人有以資藉。稱比干。于胥之

忠。而見殺。則疾據說疑篇。此脫爭字。彊諫有辭。強諫者必以子胥為口實。夫上稱

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

也。禁。止也。是。國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

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以邪為智一本。作是邪以智非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主之道也。禁。主。鉗主也。舊刊。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故過功。法立私智也。明主之道必

夫字一轉

公義私義論去齊整

明於公私之分明主一作明禁主非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

為罰沮故齊太公封齊誅華士是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

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舊注作大臣非也篆文似故誤有當作無有公

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

從欲從縱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

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

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

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一作富國非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

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

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為非說乎鳳卿曰非子至夫暗一箇誠字為切功名抑揚大過大害於名教矣

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

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言盡於力也民盡死則兵彊主尊

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

先王賢佐盡力竭智疑有脫語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

不審先王知之矣

遂歸重于公私二字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五終

許多無字不厭重疊

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言唯有德君子不德故曰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三十八章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張景陽雜詩注

引作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掣系也夫無術者世之不知故

以無為無思為虛也故特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

常不念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

為虛言有意于為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

有常方云常者時之反也不生不死不以無為為有常則

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亦三十八章不為老子作以為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

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

非求其報也主腦

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即是非求其報也言與物相忘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

以為也亦三十八章林希逸云以者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舊刊孫本竝作事批本父子貴賤之

差也差別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知親疎內外之分

也分分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

友之相助也宜朋友朋友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

也宜而為之嚴君平云理名正實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

為也亦三十八章宏甫云不惟為

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舊刊孫本並

儀情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為下文禮

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以為通用三年問曰稱情而

立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

連用八宜字

四也字

四也字

外節即貌

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懷者懷人也。下實心愛亦同。故疾趨卑拜而明之。
 實心愛而不知。謂人不知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
 所以諭內也。舊刊節作節。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
 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方云其為倒錯。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
 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為禮也。以爲其身。舊刊孫本
 竝疊以爲其。故神之為上禮。神中心也。增誠心之謂。上禮神而衆人
 身四字是。故神之為上禮。誠心之謂。上禮神而衆人
 貳故不能相應。舊刊孫本。竝疊不。能相應四字是。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
 應。三十。八章。衆人雖貳。雖讀曰維。語助也。荀子惟作雖。極多。聖人之復恭敬。讀復反復。
 也。增。朱子。踐行也。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攘臂猶搯腕也。
 憤然自反之意。孟子馮婦攘臂下車。慧琳音義八十五卷。五葉。攘臂考聲云。攘拒捍也。玉篇除袂出臂曰攘。心憤發而氣勇也。是仍仍舊貫之仍。老子仍作仍。林希逸云。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

三句一聯四層一樣

飾字眼

意。道有積而德有功。德有功。以下文。德者道之功。久則有。
 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
 仁之事也。仁一作人。義者仁心之處事者。喻老篇云。上事者為也。事有禮而禮有文。
 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
 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字。同老子。下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迪云。老子無下。
 四失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飾一作節。非。夫君子取情
 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方云惡如惡臭。
 之惡。須。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
 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高誘曰。隋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見大
 蛇斷在地。隋侯令醫以續斷蛇。蛇得愈去。後衛大珠報。蓋
 明月之珠。因號隋侯天珠。世以為寶也。論衡云。隋侯以藥
 作珠。精耀如真。銀黃言金銀也。漢書武帝以璽書責楊僕
 曰。懷銀黃璽三組。誇鄉里。注。銀謂銀印也。黃謂金印也。廣

此語亦自有一理。雖然聖人之外制內假。制心之法。亦有昧者所不能知。

絕交論。早縮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注。黃謂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家語。孔子曰。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

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具。猶言具體而微也。舊刊。禮下有樸字。方云。不明。言家人之父子無粉飾。故不疾趨卑拜而明之也。故曰。禮

薄也。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其本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

物本。作義。相奪予。威德是也。方云。凡以下言不實厚者。貌

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

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讀。言以鑿混沌之竅為務也。出莊子應帝王篇。衆人之為

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老子集解云。倡則必其應。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

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

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亦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緣。無

緣。理也。讀。當去而字者。意臆同。度待。何以論之。詹何坐。符

注。蓋隱者也。湯問注。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

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

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

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汝慎勿撓人心。讀。言以前識之

紛然。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

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

察之。字。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

之首也。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

實也。華。非

妄度二字主眼

亦一場佳話

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飾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

緣理不徑絕也。言可得而行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管子兵法。徑於絕地。

朱長春曰。凌山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所謂去彼取此。絕不徑。何國不攻。井子章曰。不徑。恐而經。

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脫。禮字。按好。恐衍。故曰去

彼取此。亦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

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

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猶全而。

壽富貴之謂福。舊刊無貴字。非也。而福本於有禍。鳳卿曰。據下文。本下當有生字。

層層說去。

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五十八章。以成以下。五字衍。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

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夫動棄理則無

成功。夫內有死大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

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同五十八章。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抽則字者。大能成

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

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

之富。舊刊猗作倚。據史記從才為是。讀與陶猗竝言。蓋別人增。卜祝疑木叔之音轉。列子富人端木叔。子貢之

也。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

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廣大也。

以上二節有無限妙理。宜玩味之。

亦指妄字。

故諭人或云曰孰知其極五十八章老子有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十二字按以

上下文例之諭入二字恐衍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

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

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

能至於其所欲至矣孫本作也按所欲之路欲下脫至字今衆人之不能至

於其所欲至故曰迷按之字似衍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

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按所不能至所字恐衍衆以

故曰人之迷也人老子作民其故以久矣鳳卿曰孟子苟求其

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故事也舊刊作其日故諸本同此或日作曰老子作其日固久增故固以已古通用五

章八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

命也讀必固守也輕恬資財也讀恬不所謂直者義必公

正心不偏黨也舊刊心上有立字孫本同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

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隨隴同雖

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讀罷貪廉之反增墨子我罷不

顯榮罷者退而勞力荀子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

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注罷弱

不任事者齊語罷士無雖義舊刊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

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

侵欺其鄰國同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習問也據下

言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知識之士也下以能代習可以見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

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

能能言慣習人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句法整頓

四層整齊

迷字自有妙用
讀者勿忽

則怨方云其禍當作過象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

數也理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譽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

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一舉之也下所謂四不者軌節也故

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方云割劌皆謂芒利傷物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劌增荀子注廉稜也說文劌利傷也但有廉隅而不至於兩傷也家語注劌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秋廉而劌注廉利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耀作耀原注道無也劌缺傷也

察察以為明也舊刊無之

聰明睿智天也天性動靜思慮人也為人人也者乘於天明以

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揚升庵外集此古

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

天人二項
視聽思慮以下
三項

則不能決黑白之分按分恐色誤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

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讀境也山璠云言所在也目不能決黑白

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

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言白晝陷溝瀆聾則

不能知雷霆之害亦有此論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

書之所謂讀即老子書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上文

云動靜思慮人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上文

云聰明睿智天也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

是以齋之原注齋者有餘不盡用之意舊說齋養也朱子曰齋只是各齋之齋他說話只要少用此三子舉

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齋五

章九

歸着齋字

愈出愈奇

雙關提起

衆人之用神也。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

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舊刊為生於道理

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

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增物本退而作聖人雖未見患

禍之形。舊刊作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嗇服。原注：嗇服，致

蚤服，早覺服從於道理也。老子作早服。蚤，早通。讀蚤字。以雖未見字解。朱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故

曰：夫唯嗇是以蚤服。五十九章。嗇是謂嗇服。舊刊同。知治

人者。知以下。舊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

德不去。方云：文子曰：九竅者，精神。孔竅虛，則和氣日入。謂

以先入為主，能容衆。故曰重積德。老子作謂之重積德。朱

美則和，間脫新字。有所積，復養以嗇。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故與

是又加積之也。故曰：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故與

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

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益世。而則也。戰者胸中

篇敵謂欲也。欲者道之敵也。論必益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

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五十八章。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

天下喻身也。言全一身也。論必益世，則民人從。翼云：民人喻筋力血氣

血氣皆從。注順也。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達則衆人莫見其

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

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以下舊刊不可謂能

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

必能終其大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

分 合

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會遠會計

下文云人有欲則計會亂其會遠下衆人莫能見

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世本無事極不見其事極者

為能保其身有其國一本無能字按不故曰莫知其極則

可以有國五十九章舊判疊莫知其極四字非

所謂有國之母舊判按上文高誘曰母者本也母者道也

范無隱曰解得老子意讀之令人神爽

按母字衍茅坤曰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是一般道也者生於所有國

之術於字除所以有國之術按六字恐衍文故謂之有國之母夫

道以與世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有直根根者

增根上當有直字書之所謂祇也書老子書祇或作祇讀蓋根曼而祇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

橫曰祇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自有真理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

曰固其祇祇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祇

老子作是謂深根固祇長生久視之道也視久久視二視字祿誤老

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篇家語賢君篇呂子重已說苑修文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作備也徙

徒役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

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

人彌衆群書治要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舊判

變業搖徙實不成功今年少之數改方向一文一武一書一畫在右在左亦若烹小鮮乎可笑可笑

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

之舊刊徒作徒誤器之大者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

則賊其澤撓擾也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作而重是

故曰治大國者老子無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擾之則民

靜以治之而已治大如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舊刊人以下撓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

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

內無痲疽瘰癧之害增痲謂癰也山璠曰左而外無刑罰

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

傷人也舊刊無人字老子神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也

可削舊刊崇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

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

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人老子聖上有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

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

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

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

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舊刊則

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

論極奇

以貴醫與鬼

何嘗大固而已

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老子兩上有夫字則作故工人至歸

馬六

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

舊刊有

提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

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

按外字衍

內有德澤於民者

民作

其治人事也務本

本農事也

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淫奢止

民事當作人事

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

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

上不事馬於戰鬥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

原書通淫倒今從舊

刑增淫靡無用之物

所積力唯田疇

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

積力

於田疇

舊刊於作唯

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走馬傳馬也見喻老篇老子無也字高誘曰止馬不以走但馬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

疊字有法

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糞車者方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

舊刊孫本并無者字

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

內暴虐則民產絕

言民無恒產

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

生少

讀畜生字始見

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之士卒盡

則軍危殆戎馬之則將馬出

恐將馬誤蓋謂君所畜馬山璠曰當作走馬如將迎通送

迎可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蒲阪圓曰之恐者誤言於將馬近臣

取具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老子無矣字刪去所字通具上疑者字誤翼龜曰詩麟趾

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堯時麒麟在郊數是古言郊者言其近也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

句法

逆順互用

心勝則事經絕或曰經當作徑上文云心緣理不徑絕也

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

欲謂五色聲樂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

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

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

莫大於可欲四十六章老子是以聖人不引五色山璠曰引

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不屬天而下不著地謂非星辰之類以腸

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

真此大罪

智愚之分在除憂與不能除憂

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

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

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力也

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

則不憂矣讀飢也增呂子春秋其為飲食醜醜也足以適則不憂矣

味充虛而已矣墨子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

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

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胥靡有免增賈誼傳傳說胥靡徐

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

以鐵鎖相連係也案內儲上衛胥靡為魏襄王后治病似

梁亦生病節則物皆無害世人孟思諸

節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鶡士寧曰。故下。恐脫。

亦佳喻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

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刑。讀當作處。其見形。增。汎論訓。蛇與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

大小可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論也。增。老子視之不見。名曰

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故於無

物。是謂無狀之。凡理者。方圓長短。舊刊孫本。并作短長。麤靡堅脆之

分也。摩細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舊刊。無物字。故理有存亡。

舊刊。理上有定字。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

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增。凌注。常。道也。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

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按。謂常上。恐脫。可

氣讀。諸本常。而常者無攸易。變。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

舊刊有所字。增。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

方所無常也。疆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翼曰。道也。下注云。指

物為。即是則非道也。不指物。亦不可道也。玄無色之色也。

又云。玄虛。即無物之物實之對也。又云。周如循環無端。終

而復始也。孫本。舊刊。故曰道下。有之字。老子無也字。原注

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常無。老子有物混生。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綱。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者字。衍。恐具誤。原注。十有三言多也。十有三者。蒲阪。圓曰疑。衍。四肢九竅。合十三也。

十有三字。重疊而却有趣。是古文妙處。

疆字之句奇甚

呂子本生達鬱可并考。

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原注。徒。類也。故

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四字可削。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具。猶枯骨。

一具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當作十。有。二。故曰生

之徒十有三。方云。故曰。下。六字疑衍。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

生者固動。按。生而。一字可削。方云。書盤詰云。汝萬民乃不。生。生。蔡注。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讀。

上。生。生出也。下。生。生活也。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

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二具者。皆為死地也。舊。刊。

作為死地。按。為當作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上之往也。變也。蒲坂園曰。地之之疑當作亦。老子。人之生。動之。於地。十有三。今老子無一動字。今本無生而動二字。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生。愛。蓄也。山璠曰。處。恐虛。按。此。語。十一。字。疑。當。移。結。尾。害。矣。

下。此甚大於兕虎之害。方云。此甚大於兕虎之害之八字。當在下文羅網之兕角害之之下。

山海經。兕出湖水之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

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兕角

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兕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按。不上。脫。故。字。

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

之兕角害之。風露侵肌。感。氣。結。而。作。疾。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

兕角害之處。鄉不節。方云。禮經解云。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云。云。憎愛無度。則

爭鬪之兕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兕角害

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兕角害之。兕虎有域。

而萬害有原。讀源。同。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凌。趙。注。至。德。之。人。

不為種種所害。以無其死地也。

凡兵革者。舊刊。接。前。章。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

借說兕角甚妙

害也萬殊宜恐宜慎

說來有理

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

也聖人之遊世也遊世涉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

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

備以救害增山當故曰入軍不被甲兵舊刊孫本作避遠

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按投虎無所錯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舊刊作刀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

理也體天地之道廖文英曰相合無間曰體易文故曰無

死地焉或曰曰下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

章亦十有二下云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又容其及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愛于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

弱子也勢致其福務致其福舊刊脫則事除其禍事除其

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

則其行之也不疑讀言其從事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

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

故能勇山璠曰論語仁者必有勇蒲阪圓曰此上老子我

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

先下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

地不能常侈常費增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而

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舊刊弛作弛

雜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國家必有文武官

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

愛寶重戰皆不

以善攝生三字
結
三慈字字法古
雅

以生於慈二字
結

與莊子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同句
法
四必有字

修用也即是儉

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增舉示也。湯正路曰之字句下。恐脫故字。此章舊刊連上章非。

層出如塔勢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長短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小大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讀言王公發號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為天下先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

也增權議權謀也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

舊刊於作其則萬

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

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

按曰不敢

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議論高世欲

轉簿說去使人不覺其痕

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按是以二字可削老子子作故能成器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

原注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嗇也

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

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

於戰當作以戰老子

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

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

增老子天將救之以

慈救之故曰天生天之生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故曰生心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往於生也故曰之生讀天生言自天生存之也生心也心上藏於字盡之生也天地以生物為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

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鼎保玉按愛子至此六十七章

三寶則慈儉與不為天下之先也也要之退步二字可以蔽之

平聲

卷之六

七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原注。謂不矜不伐。濡弱謙下也。增。老子使我介然有知行

於大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浦阪圓曰。外貌施文飾也。老子唯施是畏。老子注。夸張曰

施。齋之所謂徑大也者。浦阪圓曰。言就大道求路徑也。徑反也。老子大道甚夷而民

好佳麗也。浦阪圓曰。言好徑趨利。必務佳麗也。戰國策宮他曰。佳麗好玩。漢嚴安疏。佳麗珍怪。頓于耳目

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原注。除糞也。獄訟繁

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原注。外雖銜飾。而內實空虛也。府倉虛

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

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米文知米文之

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舊刊。庫作廩。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

之傷也。有音又。或如字。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

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

曰資貨有餘。老子作。資貨。孫本同。故訓事。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讀。言以智術效之也。原子禮曰。術如禮記。蛾子

也。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

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

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方云。上教下效。若季

之。之字助字。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氏春秋。丹之姬。左傳介之推是也。俗之民唱。則小盜必

和。故服文采。原注。禮曰。故下脫曰字。傳奕。帶利劍。厭飲食

而資貨有餘者。舊刊。資貨。是之謂盜竽矣。盜竽。猶言盜兆

竽。作夸。無矣字。增。楊升庵外集。老子盜竽。諸本亦皆作誇。今據韓子。改作竽。韓子說。既有證。又與餘字韻叶。且韓去

老不遠。當得其真。故宜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過。河上公注。亦作誇。豈有如此低神仙乎。書之所謂至竽矣。五十三章。

用盜字竽字混和頗妙

三字句

上文用也字至此又用則字虛字斡旋

人無愚智原連上文今莫不有趨舍增即恬淡平安莫不

知禍福之所由來插常人得於好惡悵於淫物悵誘而後

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

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

故曰拔至山璠曰至當作脫為是蒲阪圓曰老子善聖人

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

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

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

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

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其身舊刊

家讀脫而字山璠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老子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

益聚舊刊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

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

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

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

適觀連讀方云適之言的也猶言期也息長也耗消也增

科條也息滋息之息言各順適其條以觀多少也按適恐

通字息耗消息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

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

以此孫本作以如此蘇子由曰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恬淡平安四字
主眼在中間而
管上下
分恬淡平安四
字配趣舍禍福
妙

括一字

分說五修

身真家餘鄉長
邦豐下普皆押
韵風致可玩

息耗消長不能
有所蔽

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也。

喻老 舊刊有第

原注。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先子曰。曰靜二字。遽傳不用故。

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

生蟣虱。增。汎論訓注。不離體也。長揚賦。鞮螿生。燕雀處帷

幄。幄幕也。處。猶巢也。而兵不歸。汎論訓。作。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

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說苑云。大夫欒枝曰。地廣

狐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又莊子。山木篇云。夫豐狐文

豹。棲於山林。云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為之災也。汲冢周書。周祝解云。文之美而以身

剥。山海經云。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注。蓬叢也。說苑云。蓬狐

文豹之皮。按。今說苑政理篇。作封。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

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舊刊。無則字。

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舊刊。無。虞虢是也。故曰。罪

莫大于可欲。舊刊。于。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

之。軍敗。晉陽身死。高粱之東。高粱當時屬趙。梁一作良。音

縣西南。增。按。人間訓。遂卒被分。遂卒。遂恐地。漆其首以

為洩器。洩器。虎子也。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舊刊。于。虞君

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

咎莫憐於欲得邦。以存為常。存。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

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按。其。恐則誤。

有則。故曰。知足之為足矣。老子。作。知足。楚莊王。舊刊。接。既勝狩于河雍。孫本。于。作。於。史記。莊王十

字累句之謂也。

此篇多用古昔人事。以明之。與上篇用言辭者。少異。休裁亦頗異。

非慮遠者則不能保其子孫

衡雍而歸蒲阪圓曰狩字之誤當作晉下文及人間訓歸作晉高誘曰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是邦之法舊

楚是作楚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

者瘠也增邦下當有法字讀言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

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

也老子建抱下並有者字又脫世世二字

制在己曰重增不制於人也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

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也前漢書韓安國傳注輜謂衣車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老子君子作聖人按此句疑當在下

無趙矣下傳邦者人君之輜重舊刊有也字主父生傳其邦讀

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趙武靈王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武靈王自號主父此離其輜重

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一邑名皆趙地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

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

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老子作失根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讀言君威獨行於其

臣故不可為臣所奪也增亦見內儲下失則不可復得也失字當移勢重於上公失之

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鄉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

深淵老子無深字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

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言為德於下也君見賞臣則益之以

為威損益互文讀言為威於下也增臣則字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從之矣以損之

而亂不可道而離之矣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

罰而人臣乘其威德威皆臣自為損益交文耳不必泥故曰邦之利器老子邦作

首句是主

賞罰云云亦主

上節短下節長

國漢人避高帝諱改老子耳。故往往於韻不叶。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官於吳。官一作官。史記越使大夫種言而勸之伐齊以弊吳。

吳王曰。竊聞大王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竟內士卒二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

勝齊人於艾陵。魯哀十一年。張之於江濟。疆之於黃池。吳語吳師

北征闕為深溝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故。晉公午于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故

可制於五湖。齊俗訓。越王勝。夫差於五湖。故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老

翁作款。讀固故通。故姑通。增。固姑通用。人將欲弱之。必固

疆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遺。原作道。誤。讀道之。言假道也。今從舊刊。

智伯將襲仇由。將下脫欲字。上文可衍。遺之以廣車。增。仇由見說林。下。周禮廣車之

卒。注。橫陣之車。左傳。使御廣車而行。注。兵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取

林上。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轉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起得簡明

起事於無形。舊刊。接上文。而要大功於天下。讀要邀同。言是謂邀而求之。是謂

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疆也。增。謂損弱。當作是。謂弱。老子。無損字。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右。上。凡茲者。行久。而成積。或云。一本無行

久之物。旅必起於少。增。旅衆也。舊四字。旅作族。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

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舊刊。無二乎字。千丈之隄

舊刊。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際之烟。焚。增。呂氏春。秋。巨坊窟。

樓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燔而焚。宮。燔積。人間訓。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際之烟。焚。注。突。竈也。篆。字

又作揆。說死。見竈直揆。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或云。日字。傍有積薪。集韻。竈竈也。

行。行巡視也。孟子。丹之治水也。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增。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

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七命。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

佳喻

移薪曲突。蓋原于此。

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故細以達大者也增或云遠大患也敬恐警

扁鵲姓秦名見蔡桓侯山璠曰史記新序作齊桓公是蒲越人

桓公蔡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苦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

疾在腠理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

卒子孝公頌立索隱云紀年以孝公頌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因考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

策扁鵲見秦武王別是一人津田曰古今人表魏惠王下

有齊桓侯注和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子束哲未深考耳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理分際也儀禮鄭注腠謂皮肉之理也又腠理方書皮膚之孔泄氣液之竅也一名氣門一名腠理謂氣液出行之

大凡學文章叙事極難議論則易叙事之妙在先秦以上韓子

腠道紋理也一名玄府謂玄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不治將恐深

治不病以為功好下脫利字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

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舊刊易作益新序復見作入見桓公不應扁鵲

出桓公又不悅居十日原作一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

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

日原本脫三十二字今從舊刊補之扁鵲望桓公而還走還作反新序扁鵲下有後見二

字桓侯故使人問之故特為也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皮膚湯熨

之所及也新序作鍼灸可差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石砭也在腸胃

臟腑新序作火齊之所及也齊劑同讀言湯液也在骨髓司命

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星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

左傳孟子皆尤也說者宜三復丁寧

句法字法

已字遂字有力

名論

禮記注。主督察三命。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莊子。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管子。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此言司命之所生。非人力之所及。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髓痛。使人索扁鵲。春秋後語。痛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何啻古而已哉。是所和墨以注。故曰。聖人蚤從事焉。今老子。昔晉公子重耳出亡。一本脫。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舊刊有待。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事在左傳。僖。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齒寒。虞虢相救。

拈賤理字

虞鄭之扁鵲奇句

首八字是綱

四必字二則字

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事在僖二年。公羊傳云。往故。此二臣者。皆爭於賤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讀未及其。其未兆。易謀也。六十四章。昔者。舊刊。接。紂為象箸。增。象箸。索隱。持略反。周禮。六樽有。是也。劉氏音直。虜反。杯箸亦食用之器。而箕子怖。增。馬融。蒲阪圓曰。按。齊俗訓。糟丘生于象箸。而箕子怖。王肅說。紂之諸父。服虔杜預說。庶兄也。怖。懼也。說山。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司馬遷傳。堯舜飯土簋。歡土銅。注。必將犀玉之杯。將。用。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舊刊。無。下。折。羹字。藝文類聚。淵鑑類函。杯引韓子。作必薦豹胎。增。呂氏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七命。玄豹之胎。七發。豢豹。

茅坤曰真老成之語

故箕子云云收上文

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王杯象箸。不盛。藜藿之羹。必將熊膳豹胎。七命。髦殘象白注。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也。旄象豹胎。

必不衣裋褐注。增。過秦論。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徐。若馬衣也。一本及說林。作短。而食於茅屋之下。說林。食。則。裼非。今按。戰國策注。詳論之。

錦衣九車。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注。卒。終也。言慮其。後。故今怖之。

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注。增。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火。之刑。烙歷各反。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注。鳳卿曰。此丘。而大也。皆夸詞也。如酒池肉林。亦是義。酒入土中。味必敗。肉懸林中。體疾腐。雖暴人。豈有此理。孔子曰。紂之不善。不

至。如此之甚。天下之惡。皆歸焉。人君乾乾明德。勿為後世譚柄也。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

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注。五十一。二章。勾踐注。舊刊。接。前文。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注。趙本。吳作。楚。讀。當作。

上節下故能字下節用而字以變作休

吳增越語。越王卑事夫差。宜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轡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走。注。先馬前而走也。轡。耕錄。前漢志。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注。讀。文。當。作。武。增。武。王。之。王。也。不。病。詈。難。四。武。身。受。詈。顏。色。不。變。

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注。方云。據戰國策。及下文語。疑武王二。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母。野。今石經。諸本作牧。書以備考。故曰守柔曰彊。越王之

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注。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故曰聖人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之器。不宜為細人用注。細人。小人也。子罕曰。爾以玉為

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

兩兩並比。句句有光

欲不欲猶云貴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左傳襄十五年

焉載王壽道應訓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讀豈適

周之塗歟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

應訓塗作徐屬下注周之隱者也時知者無常事讀言不可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

書鵝士寧曰知疑當作時淮南子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

者不藏書今子何猶負之而行舊刊猶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

舞之淮南子舞作舞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蒲阪故知

者不以言談教讀言不以而慧者不以藏書當作以此

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讀言復是學不學故曰學不學

復歸衆人所過也老子無

夫物有常容增山璠曰左傳事有其物物因乘以導之因

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

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蒲阪圓曰泰族訓注象象二

年而成豐殺莖柯殺色毫芒繁澤列子豐作鋒蒲阪圓曰

也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亂紛亂也功恐巧誤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

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列子列上有子字地下有之生物三

一巧字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讀載事也山璠曰

德注載亦行也載物說山辨俱有据然一本作成不隨道

似可從荀子富國篇云以國載之注載猶任也

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

稷不能羨也羨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昌子聖人之

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

是主、事為是客書言

道德何可離之乎

雖有鐵基不若待時

二而字法

人事必曰天而成

必待。豐年大禾。飯于道曰。臧獲不能惡也。舊刊臧作藏增與臧臧皆同墨

子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又云。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藏也。司馬遷書。臧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虜為奴婢。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楊

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論。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一音之轉耳。讀惡荒也。以下

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韓

子分在此。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空。原注。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音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侯也。焦氏筆乘。周禮。賦其鑽空。空孔古字通用。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

外。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大而無從識之。易視。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上

牖。上無於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字。知作見。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主也。增。當與呂氏論人參看。舊刊。以此條併前章。

趙襄主。禮大夫。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見外儲右下。俄而與子期逐。子一。三易馬而三後。按。此段逸。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

車。人心調於馬。舊刊。一於。而後可以進速致遠。增。進。追。誤。字。作于。荀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繼銜矣。主術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也。今君後則欲逮臣。逮及。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山璠曰。誘。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一本作誘。

孫鑛曰。是精言。助論。可通於為。

安調字眼。

佳語。

佳語。

佳語。

佳語。

佳語。

佳語。

佳語。

佳語。

學忘助之戒、心不一于此、何能成其功

臣舊刊無皆字。尚何以調於馬舊刊於。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內儲上越王慮伐吳注謀也。道應訓注。白公將為父復讐。曰思慮之方云。白公

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也。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以故怨鄭。欲伐之。請令尹子西。子西許而未為發兵。楚惠王八年。晉伐鄭。鄭人告急。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怒。乃

遂慮亂。故鄭人聞之懼。曰。願之忘。其意志如是。將何為忘哉。報讐。倒杖而策銳貫顛策猶柱也。顛願同。血流至於地而不知舊刊

於作于。淮南。鄭人間之曰間。問也。願之忘。將何為忘哉。增。列子。不作弗。

南子。作。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不忘。

遺在近也。老子。遠下。無者字。智作知。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讀。言不能並。

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視。智知通。增。鄒陽書。公聽竝觀。注。并觀。言無偏也。故曰。不見而明。老子。明作名。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資。言天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井子章曰。趙襄王至此為一章。

並并字眼

楚莊王舊刊。按前文。莊王。穆主商臣之子。名旅。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倒句法。讀。言不發。令。不為政也。右司馬增。呂子。重。言作。成。公賈。御坐而與王隱讀。御侍也。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阜。翅。押韻。舊刊。作。翅。謂。鼓也。齊東野語云。古所謂。度。辭。即。今。隱。語。而。俗。所。謂。謎。也。

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鳴。聲。名。押。韻。讀。言。名。之。為。何。也。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

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讀。釋。舍。也。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

治。舉兵誅齊。誅。恐。計。敗之徐州。增。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注。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

州。吳。云。徐。詞。余。反。尤。氏。作。舒。說。文。作。郟。蒲。阪。圓。曰。莊。王。六。年。伐。宋。十。三。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州。乃。威。王。事。傳。聞。之。也。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

也。

用數字者四、

語勢雅渾、

平澤律非子

卷之六

二十八

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害善道。故有大名。不奮見示。

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見劉向新序。老子。聞而不聞之謂希。後漢

書郎顛傳。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注。聲震字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

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舊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無愚字。鳳卿曰。之智字倒。山云。越世家齊

天下之紛。何物不如目乎。故君子慎之。智之如目。奇語。

使者說越王曰。吾不費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日論也。云云。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躄為盜於境內。而更不能禁。此

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於越也。而欲伐越。無而

非。此智之如目也。增。荀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

敗於齊晉。莊躄為盜於境內。更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莊躄初為盜。後為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越王曰。

吾不費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日論也。蒲阪圓曰。案任昉代齊

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道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

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氏介立注。莊躄。楚威王之時。大盜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決無

此事。楊倞所見本。作楚王。近是。莊子。蓋莊周。此作杜子。亦誤。樂書。莊躄起。楚分而為四。參。索隱。躄。其略反。楚將之名。

楊升庵外集。引此章。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

莊躄也。楊氏承誤。分莊躄為二人。其失考也。王乃止。故智之難。不在見人在自

見。茅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為莊。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見。曾子曰。曾子曰。何肥也。對

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

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臞。少肉也。志固在於道。然欲亦引於物。物衆而志孤。其數難勝。

胸中之戰。誰能勝之。非能自勉。勵刺苦決。不可得之。

故肥故臞句法。俊勁。

是以臞也。見新序禮書。增精神。訓注精神內守。無所思慮。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山璠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拾遺記云。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文王不予。費仲原注。紂佞臣。來求。

因予之。內儲說下。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傍。令之間紂而亂其心。是膠鬲賢而費仲

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

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補則。字見。雖知大迷。舊刊。大作太。老子同。讀不。是謂

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增。呂氏春秋。紂使膠鬲來問師。至之

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玉版以間之哉。管子亦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

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朱長春曰。史以陰

謀誣文王太公。管子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

之藉口哉。案此章亦爾。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六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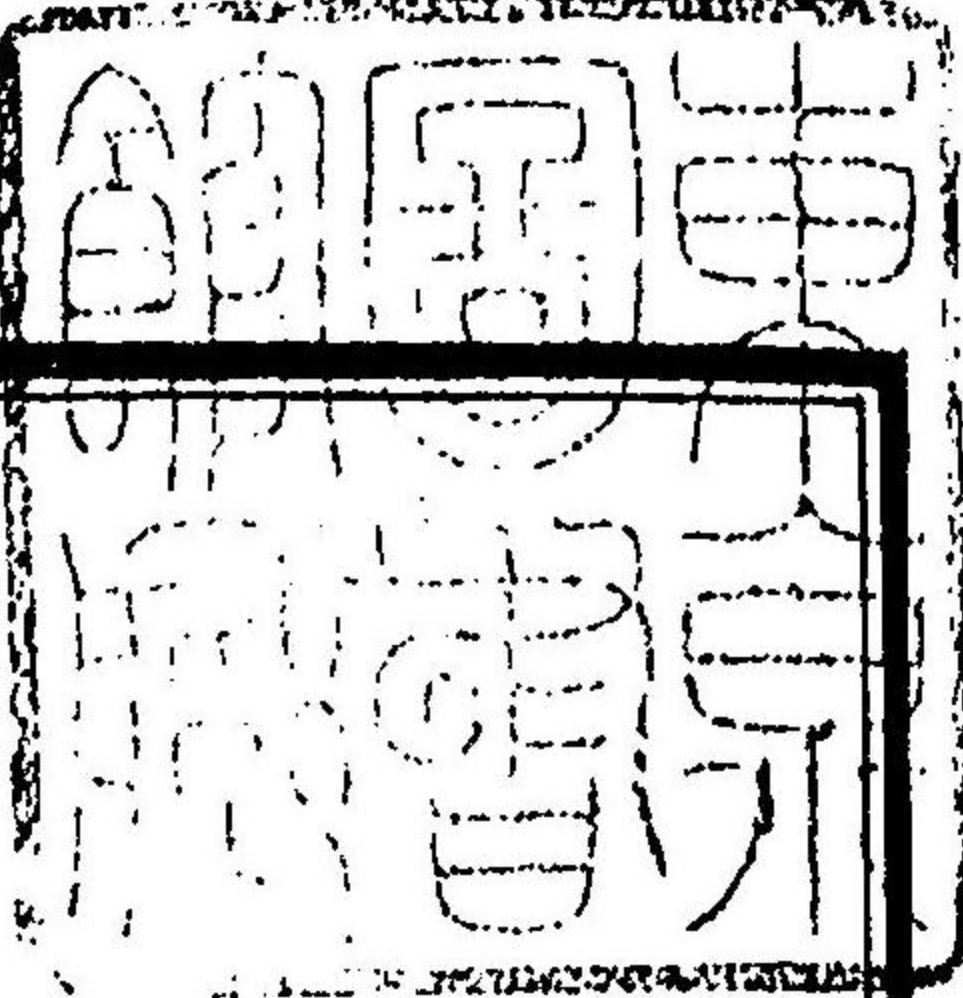
13
10
17

館書圖京東				
一 〇 冊	七 號	六 架	三 函	子 解 類
				和書門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四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七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說林 舊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繼株美櫝。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舊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據。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神訓注。無以字。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

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

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務光

因自投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田善卷。而不失天下。與此章共

虛妄之甚

此節固齊東野人之語。亦甚於伊尹以割烹要湯。堯北面朝舜。而說士所引用。收以存焉。二而字。二因字。二乃字。幹旋有。趣。

子... 卷之七

妙計

秦武王惠文王子名蕩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鳳御曰為於恐倒讀

行事行人也。僕大僕也。言令就二官擇其所增秦欲也。增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注使事也。孟卯曰紀茵卯索隱魏將譙周曰孟卯也外儲左下作昭卯。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

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讀言以公為使也。公佩僕壘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因封壘。左傳曰。季武子壘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壘也。而為行事是

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商謂宋國也。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讀

問客何如也。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已當則視子猶發風之

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

曰舊刊謂君已見孔子。舊刊君作已。重複孔子二字。亦將

視子舊刊作視之增。猶發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一語起姤片言取嫉天下事多如此。猶發風也。妙以渠語制渠言語之良法。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惠王武侯子名蓋。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

魏王無惠字。將復天子無立於字。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策聽下脫之字。大國惡

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彭作房。鄭作韓。小國上有而字。言小國便事周。君與大不聽

魏焉能與小立之舊君上有若字。韓策大下小下並有國字。蒲坂圓云。吳注大車記案。韓非子云。

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以白里為九重姚同。於重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年正月齊人救邢。此云晉人

誤。鮑叔曰。太蚤邢不亡增邢不亡。還晉不

晉不做齊不重增有勢。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持扶翼也。不如存

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句屬。待邢亡

而復存之。其名實美先子云。實字衍。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始見。以我有

太蚤二字。主眼。

不字疊用。自有文采。

晚字對蚤字。

分用名實字。

其欺有道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增史

王七年。伍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之。子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燕策張且誑燕境吏，語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救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

舊刊。接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奔魯。遂奔吳。詳載左襄二十

八年。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

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於越也。其

可以安乎？言危也。山璠曰：說苑說

叢載梟之事。正相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

宜策。任章曰：策作趙。魏策注魏

何故不子？宣子曰：無故請地。策作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

索地，隣國必恐，彼重欲無厭。重，積也。策注：重猶多也。策無彼字。天下必懼。

此處更察機之良軌。

驕字，字眼。

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策驕下別有驕字。隣邦必懼而相親。

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舊刊。氏作伯。策同。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增。吳注云：此豈蘓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

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當作措。舊刊：惜作釋。增。釋舍也。策注：何

舍此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讀質質的也。增。已見存不為也。韓鮑注：改質云：為智氏

來伐之資，吳注：與之以地，猶質也。皆非。方云：質，兵楛也。言

君何舍以天下相懼之眾，圖智氏之計，而獨以其國為智

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說。舊刊。說作悅。因索地

於趙，弗與。策弗上更有趙字。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

策上之作於字。下之下有於字。智氏自亡。讀獨亡也。策作遂。亡。按：自棄之自。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

亦老子所謂欲張翕之意。

悅舍驕。

三字句古雅

亦自真理

妄曰饑召兵恐通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

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

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舊刊輟作輒非是柯維騏曰任

其役而休之不猶愈乎恒按注齊恐楚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方云戰國策無孫荆大

說山璠曰宋策作許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不爾與

借道於荆王大說勝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

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舊刊患

本作患策作惡增如此人之所以憂也策人而荆王說必

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乃猶齊

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莊冲虛曰荆本無救宋之情

而荆救不至收東千金

臧孫子可謂活眼

俱斃而已收漁人之功卒之齊拔五城荆救不至孫子之言是其驗矣

魏文侯借道於趙文侯魏桓子孫名斯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

作烈侯趙策無肅字將不許趙刻曰策作趙利鮑注攻中山在君過

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

魏拔中山孫本拔作攻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彼將知

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

越人之國以攻雖戰勝攻取必不能得尺寸之地范睢祖此為秦獲遠交近攻而一天下也有由矣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方云鳴夷子皮范田成子去齊走而

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原注傳信也以縉帛為之出入

方云周禮地官司關云凡所達貨財則以節傳出之如淳曰兩行書縉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適謂之傳古

君過矣一句先立其說句法

今注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至望邑。方云。周語云。豈有寓望。注。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風俗通云。春秋國

奇話奇策文亦

謂今亭也。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

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

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而負。故曰相。不上更有子字。人

必以我為神君也。舊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銜。負以

字。方云。管子水地篇云。上下無時謂之神。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此涸澤

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此涸川水之精也。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案。涸澤有是神

焉。固人之所服也。故常蛇因佯為之也。當今子美而我惡。時有斯語。而鱸炙人口。故子皮曰。不聞乎。

以子為我上客。以子為上客。云云。言子居我上。則子千乘

之君。而我千乘之臣也。子為我下。則子萬

不明之則不足
以處于亂世也

之卿也。子不知為我舍人。讀。言人為上客。則吾僅千乘之

卿也。子為舍人。則吾適萬乘之君也。增。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

顏師古云。親近左右之通稱。遂以為私屬官號。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

旅之君。增。君恐父字。逆旅之君。父見下。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末

者有三人。其一楚賢人。說死臣術。賜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姦商。詭稱范蠡。變姓名者。大史公列之。貨殖

是也。其三。齊人與田氏奪齊者。泚論訓。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賜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

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丘乃忿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記

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坂。圓曰。闕止之難。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

立。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奪齊。孰與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

足矣。何故更黨篡弒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子禮曰。范蠡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干會。替猶晉文之封

介山。子推也。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

不問哉。廣輿記洞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士先從隗始。却似此等意見。世假借重以售姦。多倣此。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王恐王字。見左傳。或云土人。增。東周策。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問其巷人。

策無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策作誦詩。策更有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策注。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增。毛詩普

強詞亦有一理

作溥傳也。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

為之客哉。策作今周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也。策無君使

出之。策使下有吏字。又見難一及。內儲下方云。出之於獄也。

兩用。主眼。

韓宣王謂樛留曰。韓策注。樛留。韓人。吳注。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大事記。作樛。吾欲兩

已。六卿則不兩而已。

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

用。田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簡公。當作齊。上下可推例。而簡公殺。讀弒。通。增。

事在京。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惠後十三年。張

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歲。後說襄

王。久之乃去。一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

地。大概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

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此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

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寡力者。借外權。原作小權。今從舊。刊。神駒。竝作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或。

黨上有其字。驕。有外為交。以削地。策有作或。削地。則王之國

危矣。策危上。有必字。紹績昧。增。希姓。錄收此。醉寐而亡其裘。舊刊。作裘。增。裘。古文。宋君曰。醉足以

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酒誥。毋彝酒。彝酒

內而樹私黨。外而借外權。姦臣常態。其害尤深矣。

醉而亡身。喪國者。可嘆也。其用武。用才。或為姦臣所欺。以喪其

臣所欺。以喪其

國者亦醉之屬也

者常酒也。者字舊刊。在上彝酒下。非。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二年伐山戎。至孤竹而還。地理志在令

縣。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

馬而隨之。遂得道。絕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

聖人惜寸陰衆人宜惜分陰者亦此類也

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必有水。增言蟻封高一寸則其下深必得水也。乃

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金仁山論語注而猶與字古者兩事

相兼者以而字中述之增蒙。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

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杜陵詩古

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稌誤諸本楚策並同

此策無之字。注謁者掌賓贊受事也。中射之士。策注射人之在中者方云史記陳軫傳云中謝索隱曰謂

句法促處此古體妙處

待御之官也。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

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

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無此五字。夫殺無罪之

臣。策夫作王。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王之見欺也。策無也字。不如釋臣。策無此四

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

此術曼衍漫溢。不獨燕齊然也。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

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舊刊眈作映。字

璠曰。一本注眈訖洽反。與眈同。眈也。案列子。矢來注。眸子

而眈不睫。注睫本作眈。目瞬也。蒲坂圓曰。言詐塞其目如

眇也。方云眈音接同睫。接其偏目也。或曰音夾。與眈同。偏

目視人。蓋當時侮謾人之狀。如今戲啞人者。撮張偏目而

天下皆田駟其欺固不足怒而甘受其欺亦可

善謔東方朔所師乎

望視矣。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映君奚為不

殺君曰。不能勿映。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

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然猶瞽之不能無映

目也。不獨誰鄒君也。

魯穆公元公子使眾公子或官於晉或官於荆原注。兩官。蓋樹援也。

增。趙本。犁鉏曰。舊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越而

救溺于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舊刊。游作遊。言游泳水中也。方云。游遊通。難勢

篇云。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失火而取水於海。海

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

齊近。魯患其不救乎。山璠曰。見難勢用人。方云。患恐恐字之誤。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讀。嚴遂韓臣。井子章曰。有缺文。蒲坂。方云。嚴遂

善諭

字仲。馮沮曰。增。東周策。作馮且。鮑注。作睢。失考。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

傀。韓臣。君韓君。方云。韓傀韓相。俠。不如行賊於韓傀。誣嚴

計術。西周策注。殺。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劉辰翁曰。殺韓傀

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

之。乃與此條意互相發。山璠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

刺客傳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

三年。聶政殺俠累。十二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

六年。韓嚴弑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

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

傳誤。策云。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

哀侯。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豎刺相與君。許異。蹴哀侯而

家。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

侯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

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

曰。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豎賊其君哀侯而立韓

平

平

平

平

平

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此事國策誤合一事為一。司馬遷兩存不決。故温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注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韓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因之不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廢遂。下注。哀侯以韓傀為相。而愛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內儲下所載。與策同。史策及韓子。竝云。哀侯策注。臆斷。改作烈侯。非也。韓世家。烈侯三年。當作哀侯七年。韓策許異。斃哀侯。又云。哀侯為君。皆當作懿侯。則與諸書合矣。韓嚴韓嚴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堅亦一人。豈當作堅。形之誤也。蓋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遂。為內應。以殺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聶政。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病將死。公乘無正。秦

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增。一本作韓。若子死。將誰使代子。

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于食我之得民也。

冷語欺君術之尤至者。

晉語楊食我。宋。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高誘曰。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

堵師贊曰。策。作觀斯贊。注。魏人姚云。後語作堵師。案。左傳

堵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樂羊以我故。策。我

有堵汝父。增。堵師比。堵汝父。並見左傳。樂羊以我故。策。我

之。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策。作贊。其子而食之。策。作其子之

且誰不食。且。策。樂羊。策。有。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見人。孟孫獵得麋。人間訓。注。魯大夫。淮。使秦西巴載之。

持歸其母。隨之而啼。作麋母。秦西巴弗忍。而與之。人間訓。

孟孫歸至。至來也。淮南。而求麋。淮南。麋下有安。答曰。余不忍。

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人間訓。復召以為其子。

疑其心三字下得精妙。

是則正說不必巧言譏問。

亦至正論、
巧詐不知拙、古
今誠多此類、

巨眼可喜、

見機而作、宜若
此、
用必字轉去、

傳增說苑貴德其御曰人間訓曩將罪之今自以為子傳

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魔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

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呂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

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

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恒按是也之也恐為利也吳疆

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以為象箸為不盛羹

於土簋舊刊無為字或云則必犀王之盃玉盃象箸此文

六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

舍茅次之下增短當作短荀子衣則豎褐不完注僅豎之

列子朕衣則短褐釋文短音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

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曰短褕有作短褐者誤又墨子

舍其文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宋策隣有短褐注豎使之

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

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刘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

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

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誤或云國策短

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

字章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纈衣短褐高誘

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知韓公之必

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圓云作短誤齊俗訓必有管履跣

蹄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則必錦衣九

聖人云云評斷
之語

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增言不足以聖

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或云

行知天下之不足也舊刊無之字

非子卷之七

亦一良法

一人唱萬人和
和而未知是非
遂使天下陷不
可救者亦失日
之徒也

此之謂拙用多
也

周公且已勝殷將攻商益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居於商益。豈商奄耶。孟子周

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注。東方無道之國。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益服

矣。通雅。劉敞云。九彝在徐州。莒魯之

紂為長夜之飲悞以失日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問其

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舊刊。使下箕子謂其徒曰為

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

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增。凌趙注。辭以

魯人身善織屨方云。事文要妻善織縞而徒於越舊刊。徒

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

既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不用之國

欲無窮其可得乎欲下一有使字非

陳軫貴於魏王增。魏策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

即生增。微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喻。軫遊諸然使十

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舊刊。作至夫舊刊。無此

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策而上樹

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

危矣與孟子天下易

魯季孫新弑其君增。經世書曰。三桓吳起仕焉或謂起曰

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衄。創也已衄而灰已灰而土

讀。衄死血也。灰死血色變似灰也。炭亦言之。灰。古語。案灰者

血着土久而成黑色也。山璠曰。字書。衄。女六反。刃傷也。又

與衄同。六書故。兵敗者被血謂之敗衄。方云。後漢書。段熲

即生即生又生
即無生揚聲字
有味

始血已知其灰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母乃當作血。灰一曰。母即貫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益滋。有不可知者也。非子章云。母亦多噫。天下之察機者實鮮矣。

起因去之晉。讀此章。未詳。

隰斯彌。增齊大夫。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暢。增物趙作暢。時則訓暢。月音暢。月。南望隰子家之樹蔽

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

數處。陳風。斧以斯之。爾。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山璠曰。數讀為促。難二。吾。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

魚者不祥。列子。周諺有言曰。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夫田

子將有大事。增言有棄。事大而我示之。知微。增趙本作將

我必危矣。一句有力。

我示之。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人之毀家亡身者。誰不自賢以取。徇乎噫。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

旅下更有逆旅人三字。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人

一人美其一。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

子。答曰。列子。答曰。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

自惡。列子。上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

曰。弟子。行賢而去自賢之心。莊子。列子。行。焉往而不美。莊子。

並作不愛哉。莊子。楊字皆作陽。山璠曰。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增汜論訓。為人婦而出。常也。其為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

自字。字眼。

嫁之而失其音背其志可嘆之極也處官而貪賄自敗者亦可嘆欲安天下之民而駭之攬之者亦何與之異乎

善見機

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舊刊無自

是陪其所以嫁舊刊陪作倍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

其益富增自知以富為智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

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悖哉呂氏遇合人有為夫妻者人告其父母曰

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此令其女常外藏姑姑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注

作異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

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

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

言罪我增管子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

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入者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呂子觀世及新序節士列子事

可並攷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曰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

所以為則異飯氏曰以下合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友一作支

豎刁自官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是增未見所出其薦百里奚事詳說苑臣術

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舊刊無以字非惠子曰舊刊惠作慧增希

施也舊刊惠作慧增希往者東走山璠曰往當作狂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

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田伯鼎

事未聞

說林下舊刊割下篇系第八卷首有第二十三字

增凌趙題注近本皆自蟲有虺起今据宋板增定凡十六條舊刊同

善喻天下之事大体如此迹同而志异者比比皆然

伯樂教一人相踈馬

莊子馬蹄怒則分背相踈牛馬類以足彈擊謂之踈增漢武帝詔馬或奔

踈注聲類日躡

也伯樂音博勞相共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踈馬

讀言就馬群指

命之其一人從後而循之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

猶擊也撫

此自以為失相

此斥相馬者

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

也踈肩而腫膝

增踈肩短肩也音倭踈痿通

夫踈馬也者舉後而任前

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

原注腫膝言無力不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者任者無

力則舉者

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任腫膝

任相訛上文可証夫事

有所必歸

夫原作大今從舊刊

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

方云婦猶委也凡事雖有

所可必委而勢不可則不能也故腫膝則雖踈馬不能踈也言勢不可則雖賢者不能育才也智者之所

獨知也

惠子曰

原連上文

置猿於柙中

柙檻也倣真訓置猴檻中

則與豚同故勢不

便非所以逞能也

逞當作程課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

文子衛大夫公孫彌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

曾子不起而

延於坐席

延進引也魯語相延食鼈注延進也云云

正身於輿

正位東宮之正御覽正身下有

見字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輿疏云主猶坐也正身猶尸坐也尸訓主則是正身於輿者曲禮主輿是也言就上位也云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

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

命也

山璠曰命當作幸字又作幸因誤作命蒲坂圓曰曾子雖浩浩驕富貴豈至傲慢若此曲說御覽母作不

暴人作愚人文子見大戴禮

鳥有翮翮者

原注翮音周孫本音陶字典引此作周注作翮金谷世雄曰潛確類書引禽經曰

鸕鶿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引韓子作周周引阮嗣宗詩云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鰲以求美草言鳥

獸尚知相依也据此周周益蛩蛩距虛之類一鳥相比而飲于河者

重首而屈尾將欲飲

以投票決大舉以輿論定大典者非全所知也

此亦一理

知者所獨知何可勝數乎然而世之口公論眾評者多非至微至精之論也彼

一句判得明了

亦求助之意

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鳥得飲也一人之

所有飲不足者讀飲不足不足以飲也言不能以飲也迂評困而求助之說无一字先子云言既顛

而沾身乃自銜其沾羽吸之也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助其羽者以喻事待眾助以成也

圓云阮藉詠懷詩周周尚銜羽蚤蚤亦念飢注引此文作矣周重首作首重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

鱣似蛇顏氏家訓書證說鱣畫事甚詳可考蠶似蠋爾雅釋蟲軹烏蠋注大與蜀同蟲狀似蠶墳首睥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蠋注養中蟲說林訓今鯉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

愛憎異又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

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責諸楚策責諸懷錐刀注孟責專諸皆吳人刺王子慶忌者內儲下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

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息此周書所謂下言而

上用者惑也增其言如弁下而用實高上即相駑馬類惑字疑矣汎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

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用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注用可否相濟也周書周史所記之書讀下言言卑俗之言非君上之所用也按惑字可削

桓赫曰刻削之道增疑杜赫見國策方云刻削為偶人也策云今子東國之桃梗刻削子以為人

也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

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讀不則事寡敗衍文

也也

崇侯惡來知不遇紂之誅也舊刊過作適一作遇姦劫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迂鳳卿

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

日不遇言身免紂之戮也

事必存餘地亦自此意復字字眼

為文

用緩急字錯綜

亦求助之意

詩經卷之七

廿四

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言兩知之也

宋太宰貴而主斷李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

太宰三坐乎蒲坂圓曰二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因與公孫衍參坐於衛君之前注二人

合坐今按新進獨不然將不免王孫賈與其媚於季子因說太宰必疑聞已

說以貴主而輕國讀言大夫也增謂宋君貴主媚宋君輕國諂太宰然後可三坐也

揚朱之弟揚布列子弟下有日字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

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有迎字揚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同下楊朱曰子母擊也列子母作無也作矣子亦猶是列子有也字使女

狗白而往舊刊使上有曩者字黑而來于豈能毋怪哉列子

無子字陳深曰以素出以汚入狗且惡之况於人乎

惠子曰弄執鞅通雅云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弄以射名并子章曰鞅當作鞅決以鞅為藉故或從

事固如此故君子必以信于朋友鄉黨為先務人未信而克成意行者未嘗有之

華歆山潘曰當作扶扶決同鉤弦也增東京賦注持扞扞

同射用鞅左臂以利弦者韋為之一謂之扞一謂之拾一

謂之遂一物三名增字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弦

又作鈞管子弛弓脫鈞注所以扞弦楚策吳注拾捍關

機山潘曰關貫通增彎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增厚道

號之弓注張也又尸子鴻鵠在上扞弓矍矍若發若否問

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潘曰呂子

貴卒管仲扞弓又壅塞因扞弓射之慈母入室閉戶故曰

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誤中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飯氏曰以其無水為誤下同

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

富之涯乎山潘曰而亡屬下蒲坂圓曰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

涯哉涯哉涯能成無涯此理味者不知

初善後惡其心實變是固不可其心不曾變而其跡與貌異于初亦或取性于外人可懼可慎

楊荆岩曰：斡旋甚佳。

借鹿以進是良策。

宋之富賈有監止于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

毀之。負其百金。讀負也。而理其毀瑕。得十鎰焉。事有舉之而

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上有字。管下十二字。十四字句。負

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始敗而終利者。人見其始敗。乃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

止者。負百金得十鎰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擽鹿見王。舊州擽作

擽。今按擽當作擽。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擽。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

微。子虛賦：微執受訕。飯子道曰：山氏意。蓋謂臣能微獲鹿。王乃御車使之。微鹿而不能及。故此八代而御之。

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

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

善論之道。

陳南門之外。并子章曰：廬。凶居也。廬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

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輕易。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山璠曰：越

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已指句踐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民家也。家人藏其皮

冠。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韞藏之也。并子章曰：以許由為藏其皮冠。並迂。夫棄天下而家

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言家人恐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於韞。是不知其為

讓天下之人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美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

。一虱曰：若亦不思臘之至。若汝也。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二

衍而茅之燥耳。陳深曰：考班志：說林原有上下篇。自伯樂

郡張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為一篇。補一十六

苟不知則何怪其藏皮冠。

根據始安

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醬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

嘬其母而食之增嘬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穢懼人乃弗

殺人視其不肥而不用之於祭也莊子濡需者豕蟲是也

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

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且鼓臂

蟲有虺者原舊注或作虺增山璠曰韻會屈字注引爾雅

首韓非子曰蟲有蠃者一身兩口爾雅諸書蠶蠃名蠃又

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蒲坂

圓曰字書虺胡恢切與蠃音近注一身兩口爭相齧也增

璠曰爾雅翼引此一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

國者皆虺類也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無當則寡

非矣

乃字一轉

公子糾將為亂原連上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

樂視不見增心不在焉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事在莊

公孫弘增中山策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

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為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

二韓子曰公孫弘亦一人也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俗故也公孫弘曰我

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為意也我將謂子何周南之

戰增周南戰伊闕也史記韓僖王三年使公公孫喜死焉

孫喜率周魏之師攻秦秦敗虜喜于伊闕實其斷頸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左傳僖

年疏貫罪也增大誓商惡貫盈左遂去之或曰勿之矣舊

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猶習也脫此八字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讀言殺我

二句用紀事結

實其斷頸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

年疏貫罪也增大誓商惡貫盈左

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猶習也

脫此八字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

善知機

也。遂去之。舊刊無。故曰物之幾者。原注。幾。非所靡也。原注。靡。隨也。山藩曰。幾。讀如見。幾而作之。幾。靡。讀為羈。靡之。靡。鳳卿云。漸靡之靡。言可速也。增注。迂。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導。道通言也。廖文。英曰。盜。虛名曰釣。

案。言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釣。當子貢曰。作釣。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釣名也。

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語子西之為人也。孔子曰。左傳。子西性不疑人也。

寬哉。讀言不寬也。字迪曰。不被於利。繫哉。山藩曰。寬。繫當。易地。湯正路云。

二哉句。讀言不被於利。不得謂之潔也。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日。字。

疑衍。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直於行。

者曲於欲。讀言逆人情也。鳳卿曰。為物欲。所曲。案此節不可解。恐有脫語。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晉定二十二年。荀寅出奔齊。

邑從者曰。此畜夫。管子君臣。有吏畜夫字。讀據此。畜夫官。始春秋時蒲坂圓曰。魏策。使其舍人為。

見者畜夫。與注。書注。土幣之官。秦制。卿有畜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圈畜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公之

故人。讀呼主人為公。迺春秋末諛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縣尹曰公。增左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

曰。公焉在。注。家臣。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說苑。奚作。文子。故謂伯有為公。胡舍作焉。

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說苑。作。吾好佩。此人遺我玉。此。

環是振我過者也。振。舉也。方云。舉而極之也。振。救也。荀子。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有。不

字。說苑。作是不非吾過。家語。辨政。王以求容於我者。家語。注。作是不振吾過者也。二字。恐衍。

王注。作自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

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猷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原注。魏人魏策。作周肖。注。疑。為我謂齊王。即霄。東周策。高注。宮他。周臣。

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下十一字。作肖。願為外臣。令齊

資我。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趨。魏。於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

善察如此。而後可以立于世。雖然。遂陷逆其詐。臆不信。則其不可也。

果字法。

全策

以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夫齊

者以害有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公注有謂得其意楚策韓公叔有齊魏注得二國之援也。

不如曰。策注令趨以此說齊。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

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

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策無也字。因以有齊魏也。齊恐行策

作以齊有魏也亦通。

白圭謂宋令尹曰。讀宋無令尹官而下云令荆賀君之孝也則恐楚令尹奔而仕宋者增適他國

而稱故國官非理也。令字誤當作大宋策作大尹吳注左傳哀九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

注近官有寵者大尹蓋通宋君之母者國策公位作大后之事令尹受遺命而相少主者也故令荆賀君之孝則少

主以用令尹之言為孝焉。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原注謂則君不奪公位云云爾。

國策公下有則字無矣字。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

則君不奪公位。戰國策作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而大敬

重公則公常用宋矣。蓋當時太后聞政太尹攝事矣。蒲坂圓曰用如以師之以言秉權柄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

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猶各

也。先達者相收。達者得其意也。廣雅收振也。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

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讀效

鮑叔言而相之。亦見呂于不廣。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稜也。秦醫雖善除

鄭曰巫咸七發巫咸治外世本云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不能自稜也。秦醫雖善除

讚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正義曰又家於盧國。號盧醫。秦策吳注周禮釋文引史

記曰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蒲坂圓曰繆稱訓駱醫

以治病注。越醫則秦小齊為駱越人。明矣。盧醫又疑即駱醫之音耳。通雅云扁鵲秦少齊成式笑在道昇呼扁鵲為

敘事盡于情

禍後讀甄大言本脚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
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禮釋
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少齊
二字其曰扁鵲者黃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
號之為扁鵲今所傳難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扁鵲也託
名耳宋雷敷作炮灸三卷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
帝扁鵲俞附方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脚四卷此乃非戰
國之越人宋之雷敷然必偽託者師古注人表輪邊即輪
扁音偏足知古皆平聲其作鵲者海篇之誤
收也讀除病也秦策扁鵲請除注欲去其病也
不能自彈
也讀蓋謂針砭增六反夫彈痊者痛外以管仲之聖而待
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讀北夷產裘原道訓句
而不售士自舉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死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左傳
年吳子使其弟蹇此章文少異由犒師注犒勞也

荆將軍曰縛之殺以繫鼓問之曰女來
卜乎舊刊女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繫

此理
禍福往來真有

鼓舊刊將下有其何也說死奉使答曰是故固通又東周
也欲字無以字其所以吉也說死是吾吳使臣來也舊刊臣固視將軍

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
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

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繫鼓無益也
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重用臣字一無也字一本注
楚人信鬼故懼而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呂氏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近晉之狄國

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

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吳注括地

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樗里傳作仇猶
韓子仇繇呂下春秋權勳刘氏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
音求字又作九咄通雅云九猶今之泗州通典泗州漣水

王維禎曰明快
婉約不讓左氏

揭難字

括除字

結得音聲

三字句

縣漢九猶縣南齊設冀州治漣口。智按郡縣志沐水俗名漣水。今沐陽縣也。漢之九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孟縣也。有仇猶城。智伯欲伐之。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所伐為漣水。大誤矣。又云修文御覽引呂覽曰。中山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升庵而道難不通。義道險難。乃鑄引夙絲。則呂覽之訛本也。

大鐘遺於仇由之君。舊刊無仇由之君大說除道也。開道也將

內之。讀內入聲赤章曼枝曰。正義章作草。呂子與此同。不可。此小之所以事

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卒必隨之。讀卒。兵卒也。不可

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

中道狹。故斷車。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正義七月作十九日。呂子作七日。似

是。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杜氏曰。楚史名。

謂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苑權謀作。莊王誤。趙世家。七面可放。夫越破吳。豪士死

銳卒盡。太甲傷。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苑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

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蓋其軍制。按大疑當作兵。

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舊刊與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

就軍與。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五豪士盡。士。蓋間脫死。銳

卒三。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不如賂之。乃割露山。蒲

圓曰。蓋在。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

上。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擊其惰敵。

荆伐陳。御覽。荆伐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

御覽無。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御覽輯

子。山璠曰。恐有誤。說苑死指武作。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一木

作。乃為陳。讀言成陳也。御覽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

句法古蒼

又用三字句

年

卷之七

七

二必字

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舊刊作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浦坂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魏策無願借師以伐趙

策願下有得字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

索兵以攻韓舊刊無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

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

增策作講註二國不伐知魏和之又西周策注講和解也

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史構講兩

字常雜構構購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購為交

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並放此國策以作已又於已下有

也乃皆朝魏增魏文九年三晉初列為諸侯此事蓋在

奇甚

好商量

結句有法

齊伐魯索讒鼎讀呂氏春秋作岑鼎增左傳讒鼎之魯以

其虜往原注虜與鴈齊人曰虜也舊刊魯人曰真也齊曰

使樂正子春來呂氏審為新序節士並作柳吾將聽子子

之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

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

焉齊侯不信使柳李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李柳李曰君

以虜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吾之國臣所

難也乃獻岑鼎韓咎策注大子立為君策有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

與注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八公子咎公子蟣風

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風遂不

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國策與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

也山璠曰咎碁毋恢曰西周策高不如以車百乘送之舊

愛字妙

是而便之策

如作得立因曰為戒為途中不立則曰來效賊也策效作

致也。反辭以

靖郭君將城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客多以諫者策無

靖郭君謂謁者曰策無母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策

見曰臣請三言而已策有矣字淮南過三言策作益臣請

京策注所謂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策趨下海大魚慎

曰二字突因反走人間訓靖郭君策刪此曰請聞其說間

訓請作願策請以下四字作客客曰策有臣不敢以死為

戲靖郭君曰策無靖願為寡人言之策願以下六字作亡

也無此答曰策答君聞大魚乎策聞上網不能止繳不能絰

也人間訓作鉤弗能牽蕩而失水策注集韻蕩放也言自

所螻蟻得意焉策注螻蟻蛄一日蟹天螻得意飲飽也增

今夫齊亦君之海也策海君長有齊策無矣以薛為君失

齊雖隆薛城至於天墨子旗幟篇城猶無益也靖郭君曰

善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是又

荆王弟在秦此條又見秦不出也增權謀篇發端云楚公

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舊刊疊

非是山璠曰項羽紀二世使人讓章耶章耶而以見之晉

平公曰說苑作謂平公曰飯氏曰當可以城壺丘矣增左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諸瓠丘注晉地河東東垣

瓠壺古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

平澤傳

卷之七

二十三

秦不出也四字
主眼
許多出字線針
有汰

三字而已靖郭
不得不欲其盡
言

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

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東周策注：德，恩之也。彼不出，是卒惡

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伯

時僭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

鍊金好金見五蟲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四年，戰三勝。問于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

人者，讀言溺。人一飲而止。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

也。或不云。不如乘之以沉之。趙本注：喻楚常為吾患，不如因而溺之。

鄭人有一子，說難作。將官官也謂其家曰：必築壞墻

是不善人將竊。方云：以其遠遊，故戒家人也。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

果竊之，以其子為智。方云：以上脫。以巷人告者為盜。已見說難

斷編留其根，何能得無害。

果字法。

評註 韓非子全書卷之八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觀行 舊刊有第 二十四字

先子云：觀行，觀吾之行事如之，何而可行也。乃自省察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方云：後漢書朱穆傳注：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

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短不足也。故鏡無見疵

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

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西門豹，魏文侯之臣。故佩韋以緩己。增任

文注：引作自緩。云：韋，皮繩喻緩。董安子之心緩，董安子，趙簡子臣。後漢書第五倫傳注：心作性。故

佩弦以自急。弦，弓弦也。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

之謂明主。

唐太宗所謂以銅為鑑，以人為鑑，蓋本於此而已。

以道正己，蓋以道為規矩也。

韋，弦之警，千古良規，不獨為一人之警而已。

緩急有餘不足，長短錯綜成文。

智與力強猶且未盡善况於其他行乎於他德乎而唯歸重于法術二字此韓訓家法勁即力

千鈞可舉其身則不可自舉之是至理所存宜自自察之

要道

天下有信數二。數術也謂法術不違者。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得人

二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求助。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法術

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

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按勁恐力誤方云有烏上。有賁育之

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長生恐自勝誤。故勢有不可得舊刊勢作世以音訛

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孟子所謂離婁也治要作離婁易百步而難眉

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

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言勢

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死生

人主為二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

淺深矣之下脫士字舊刊測作撲李布傳有以闕陛下章昭云闕見陛下淺深也吳質書初至前未知淺深

注猶善惡也言觀其喜怒以闕人主善惡今故明主觀人

不使人觀已明於堯堯下脫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

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

舊刊無之字。法術之士也。

安危舊刊有第一十五字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

善惡言福善禍惡三曰生死舊刊作死生隨法度言守法四曰有賢不

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

度意億通七曰有信而無詐舊刊危道別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

內二曰斷削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之外皆失直者也言繩之內外非正法之所削

綱目整齊

收束上文無復遺漏

按所
安上
恐脫
之字

如此以下并結
安危

至理之語人主
之有心于極治
者宜三復之

二句蓋時人諺
語

荀卿所謂馬駭
於輿民駭於政

亦同一喻

其言平易而能
所為規矩者鮮
矣噫

忠言良藥之語
固是常套而以
聖人救危國附
出妙

真個壽安

也。割。二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所安。六

日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

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舊刊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皆言法令也以動

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不敢

自暴。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

於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

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

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奔車覆舟喻危亂之國

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孔子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故號令者國

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

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

舊刊脫。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舊刊作去

食。雖責有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

能行。則舊刊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

二字句。言下財已盡而上之欲猶無厭。誅求無已。則下何以應上哉。對應也。無有則輕法。法所

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

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危國對。舊刊甚作其誤。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非

先王論。夫談者言有悖於目。而佛於耳。注以忠拂耳刺骨。

引此文。危國下無也字。拂作佛。佛亦違也。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讀言以拂耳

山云。宜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之諫為福也

以害結

禍基在此

結與上段同

壽安壽屬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

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達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期也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般人之盡

如比于盡如比于本不疊此四字今從舊刊補之則上不失下不亡讀言

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仁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

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而不知上下之力自有不同也

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于舊刊臣故國不

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于子胥望臣則

而憂所短先子云樂恐衍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

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如此則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亦在德不在險之意名實是形名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彊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

萬衆也一本齊下有故字讀上段言田成故此舉齊國為况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

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言齊主失二柄徒守虛器也故臣得

以成篡弒也舊刊作得奪主殺天子或曰天子太子訛而無是非黨姦者多不敢討賊

賞於無功使讒諛讒諛面諛之人以詐譌為貴誅於無辜舊刊作無罪

使偃原注偃人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

大矣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名亂凌本同明主堅內原注言慎近也堅故不

外失失之近近謂朝廷遠謂邊境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

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

於境而况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

下明主之道忠法盡力於法其法忠心盡心故臨之而法而法當

以天性剖背可咲之語內外遠近錯綜有味以朝境表遠近

互文古雅

劉須溪曰意甚迫真而文勢有曲折

以備字配賞罰以三物括庶政亦一義功力情三句一樣配上三甚字

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

置立也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三戶之分舜無咫尺之地於後世而得結舊刑得能立道於往古而禹德於

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舊刊有第

聖王之立法也王一作主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

足以完法舊刊以下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

讀言情盡者名立讀言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賞罰好

惡無私情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不務虛飾此之謂上下相得上

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史記

任鄙智則樗里戰士出死效死力而願為責育守道者皆舊刊作

由懷金石之心以死于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育

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

曰止其所易內儲上段法刑棄灰傳曰無棄灰所易也故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所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君子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俱廉曾史參

張之象曰此謂罰必君子傳寫誤倒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

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責育不量敵則無勇名孟責育有古之力士盜

跖不計可則利不成可謂可取之時也

明主之守禁也責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

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責育無所用其力盜跖無所用其盜矣故能禁責育

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

一句截住

良法

兩層說去文意明了

愈出愈悉

結語此一法

離法失人四字是綱

法分度量死物也而可以正天下猶鏡之無情而可以正容貌

奇語

用兵者必使勇者不獨進怯者

不獨退而後能戰亦與韓于此語意同悟得此理而后可與語其治

非子

卷之六

五

大勇慮巨盜貞貞當則天下公至舊刊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伯夷則不妄取故

日危危同將得之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舊刊也上而不可保之意

今天下無一伯夷謂少善人而姦人不絕世常有故立法度量

法下恐脫分字下文可證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

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其所姦人不微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散中也取則被射則伯夷不得亡通雅

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正義引春秋少陽篇或曰姓墨

胎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必誅姦人故天下無邪羿巧

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方云堯法必中於道羿矢必中於的邪人不售不用也

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宰予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

難而日與田常為亂則誤矣車坡言之京山詳之

著子胥不明夫差子胥諫夫差死忠臣無載失身圖人君無入亡國之畫宰予善也六卿惡也子

胥善也夫差惡也言大平則善惡俱不著也

孫吳之略廢世治不須用兵略盜跖之心

伏原注法度明則姦邪止伏屈也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安眠也服恐眠誤而無

瞋目切齒挿於字看傾取之患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各傳索隱齒相磨切也忿怒之狀人

臣垂拱舊刊有於字是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挿於字看嗟喏原注切鳴

也原注君臣晏然無事矣增刺客傳搯腕聚脣後也之禍日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手也聚脣或

焦脣呂氏順民焦脣乾肺或作聚脣即蹙額也服虎而不以押論語注云禁姦而

不以法原注無法聖人所難法立中人易守塞偽而不以符契符也此責育之

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

層層說去不厭煩冗

能服虎也。下文可徵。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立法所以所備中人。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豫備也。信蘇秦曰。信

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策注。即微生高也。鳳卿曰。古今人表。微生高亦作尾生。

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不恃比干之死節。不。舊刊。不。有獨字非。

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所能服。舊刊。持。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舊刊。

有如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

位必法。今本法作賞。讀言能知法之尊位也。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

官職。通於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

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明一作惑非。言法制不立。刑罰不信。則盜跖猶有免罰。故跖犯

法不止。若必罰信法。則跖懼殺身故不盜。况常人知之乎。

守國之道畢備矣。一句有力。

用人舊刊。有第七字。

聞古之善用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天時人心。循天

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

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

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適宜。

也。鄭風。緇衣之。勝其官。勝。堪。任也。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

負兼官之責於君。原注。法立則見功。讀。負荷也。任。故內無

伏怨之亂。讀。伏怨。蓄怨也。外無矯服之患。言無力不。足而詐服。明君使事不

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功。工。故莫

爭訟。飾。令。作。莫。爭。言。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讀。敵。與。角。通。技也。競也。

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善字亦有力。循順明三者似易頗難。

效功見能。盡力是形名之形。

冰炭即水火。

心治誠非而天下之不以其心為法者鮮矣不以一已所見為是者鮮矣可悲之極哉

賢不肖盲愚四層層出下以一句結

釋法術而心治仕心為治也堯不能正一國堯下一有舜字去規矩而

妄意度治要脫度字奚仲不能成一輪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評林奚仲魯般字也

孟子所謂公輸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次也王爾不能半中

淮南子注古巧匠半上脫為字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治要守中上作執

則萬不失矣言萬不失一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治要有失

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孫鑛曰此言廢法不可為治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

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見安危盲者處平也平地也而

不過深谿舊刊作遇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

孫本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增山曰禮記喜怒哀樂之作心

未發謂之中發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下文推之以法而中節謂之和

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術也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

積於上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

賞罰也

明主之表易見易一作異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

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

隨繩而割因攢而縫十九字句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鑽字典曰讀書通勸通作攢剪衣

之形隨其形而縫之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

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讀言雖堯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

也舊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

貴言其臣能輕爵祿易富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耻

至危

三故字

又以故字一轉

揚古語示則

學人事證之

招仁義

明主舊刊作人主。山曰招猶揭也。莊子自虞氏招仁義以亂天下也。鳳卿曰招猶招牌之招。讀不輕。

云云二句一連下藏則字。厲廉耻下。藏以字。

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

不忍口腹

字衍。而不仁割其肌。孫鑛曰此等語又覺忠厚。增

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死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龍飢無食。一蛇割股。

故人主結其德書

圖著其名

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不載宰我。書不著于昏。云可証。人主樂乎使人

以公盡力

字似衍。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

職而苦乎以一負

原注謂一身兩役。君不諒也。舊注役

作復無君。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

不諒二字。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

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

細過長侮。愉快。愉苟且也。快恐快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

也。數以德追禍。

鳳卿曰事反其實也。原舊注。是斷乎而續

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易恐主誤。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猶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

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

人。賢不肯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

叛主。原注。人主喜怒無常。則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或云憎

字。魯見說。魯人。而不能離死命。不避國。而親他主。見憎見

燕王所如此。則人臣為隙穴。隙穴窺主也。言挾篡盜之心。憎愛也。孟子鑽穴隙以相窺。備內

篇。相為耳目。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

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讀的為射。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制

二則字

揚慎曰。彈疽入

真箇至殆

釈的之言滿天

下而方人感歎

釋儀的而妄發

九

制之術布天下而萬人皆秦漢以後徒善徒法其立為制者非至制而為法者亦或失其正以欲至治難矣世之不信聖人不信性法者何足與語至治乎至治與上至危殆相反映

四層有法

作則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舊刊禍作禍伏怨乃

結言不誅其首惡而罰其連坐者也故下不服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

故聖人極守其中也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按死字衍故姦人服原注

聖人以無心行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也亦法故人不怨

也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

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極至也

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赭堊讀外飾也赭赤土堊白土暴雨

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責育之死死字下例下文恐脫於云云三字

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

責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肘

股亦見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

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

游子而不慮遊越人雖善溺子必不生矣思恐使誤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批本廢法求治忽近圖遠切中戰國之弊

功名舊刊有第一十八字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

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后稷不能

也逆人心雖責育不能盡人力雖責育云云不穩且似脫也

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舊刊脫務字群書治要亦有得人心則不趣

而自勸趣促也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

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山云進字恐衍按名成恐自成訛若水之流若舩之浮守

三字句有趣

四項真是不可之語

天時人心最重故詳之

技能勢位異句法妙

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

而下臨千仞之谿。舊刊而下字單作則。材非長也。位高也。

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

家。讀二家。二戶也。言極小村也。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

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舊刊鈞作。金欠文。有勢之與無勢

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

一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注奉也。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

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舊刊衍。一主字。御忠臣則長樂生

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相持誤。而成形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立作。

故臣主同欲而異使。恐使字。利也。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

專用故曰

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何孟春曰。是在

特。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

若持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事臣之職也。言車利則馬易。技功則事易。

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舊刊易。作便。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名者大

氏得其一而未得其二也。二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近

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則名不稱實也。則聖字承上三十字。

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增。不為世所推奉也。則功不

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

以成。成當。作信。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

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增。尊謂貴戚大臣。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世

以力以信以名以勢排字頗妙

本作常立。選注同。解嘲。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舊刊名注。引此太山作泰山。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名注。作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效。是收當作致。

大體舊刊有第十九字

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庶幾此篇。

古之全大體者。四子講德論注。引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讀觀望。亦因字意。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

以私治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

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

難知。文選注。洗難知。作酒。非。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入必於繩墨而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急緩一法度。守成理。因自然。

王復曰。此篇似禮記。軼舊馳新。趨然上乘。三字句三。四字句三。五字句五。四字句二。七字句二。五字句四。三字句二。

十二字句二。

以三故字轉束。句法似齊整似參差。

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

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

散。及乎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

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

於旗幟。創傷也。雄駿之士。不死于戰陣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

盤盂。墨子。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圓曰呂氏春秋。功著于盤盂。銘篆著壺鑑。又曰。功績銘乎金石。著于

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盂。飽注。取大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傳。有孔甲盤盂。取義以記年之牒。空虛。天下無事。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

於安。使近石以千歲之壽。見莊。操鈎視規。矩舉墨而正太

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舉下。舊刊。雖盡力於巧。極盛

於壽。當作壽於威。盛。上威以字形誤。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收天

簡與安。實是福利之基。

又以故曰一求。

又以故字束

上則大人
不天不地何能
成功事

寄形厝心字寄
理正

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育者盡威以傷
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間靜因天命
持大體紀綱國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離如魚無失水之禍如
此故天下無不治無舊刊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治要必作畢是

正大如天地也覆育之心如大地也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

不澤小助澤釋細流也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

就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又

李斯書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

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增字云治要歷作措而

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治要毒下無伏怨之患治要伏怨

三字句二四字
句一以單句結

也。上下交順以道為舍舊刊順作樸似勝言朴素不飾也舍物作舍非舍宅也喻老蕭為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八

135
5
17

